

中華民國郵務總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命 生

THE LIFE

A Journal of Christian Thought and Pract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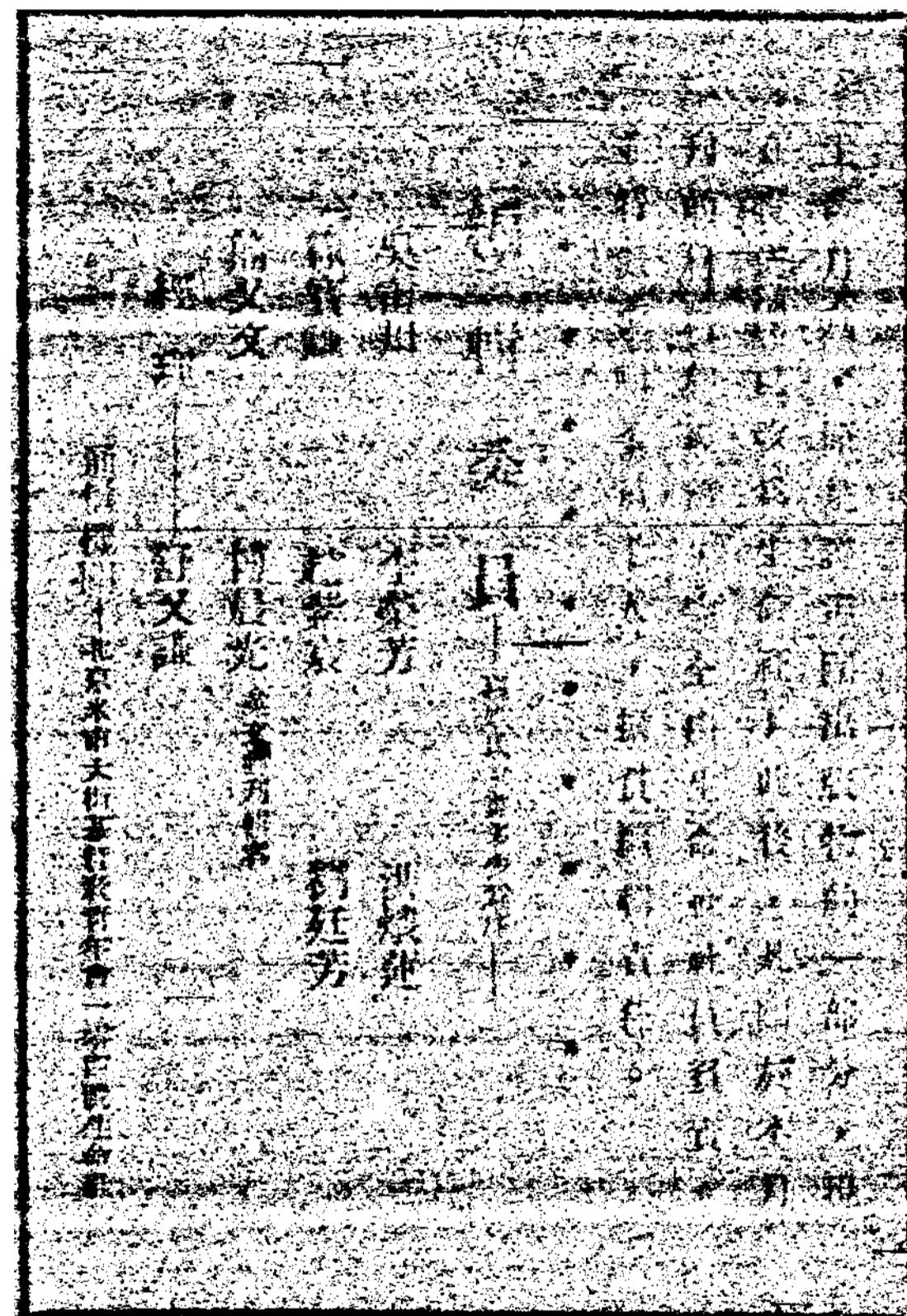
Vol. V, No. 7.

April, 1888.

第七期

一八八八年四月四日

版 出 社 命 生



生 命 月 刊

目 錄

第五卷 第七期

——本刊一切文字均由署名者負完全責任——

社論

信徒的生命

趙紫宸

華德教授講演錄（共二篇）

簡又文譯述

信仰的功用

李榮芳

社會改造中宗教之地位

研究

舊約道論

討論

基督教教育者對於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關於教會教育之兩個議決案宜如何應付

白鏞

輯錄

七克廣義

吳雷川

新書半議

最後首教的

洪懷蓮

詩

多麻斯的話

趙紫宸

渤海舟中

劉廷芳

禱文

晚省

讀者論壇

基督教與非基督教平議

補曰『華德教授說』

譯車軒

屠哲曉

趙紫宸

社論

信徒的生命

趙紫宸

耶穌基督具足廣大無邊的愛力；我們做信徒的，倘使真的認識他，便應覺得心中的愛力如潮湧，如火焚一樣去給人們生命。我們要有耶穌的心做我們的心，耶穌的事業做我們的事業。假使我們真真做他的門徒，我們一定要愛國愛同胞，一定要將自己的生命，分給人們。

我們只要愛，不要得找尋愛的憑據，也不須為我們的愛心做詮釋。三歲的孩童知道我們真不真，曉得我們愛不愛，明白我們的言行符不符。我們做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中；既是在光天化日之中，我們又何必假借燭火的微焰去燭照我們的踪跡呢？做信徒的，因為他們平素的不德，引起

信徒的生命

一

了反抗，激動了講議，便想這樣做答覆，那樣做答覆。答覆果然是應當有的；但是惡因不除，惡果仍在；無論怎樣的解釋都是無用的。我的話，或者是有些武斷的；但是我仔細思考，覺得我們所受的種種反抗，其主因總不外乎我們或不誠或不愛的那兩點。我們的使命是表彰耶穌，將豐美的，熱騰騰的生命，分捨給人們；然而我們因為沒有想像力，不能為他人設身處地，所以反而擋擋了我們的事功時候，我們就東施西拉，用了許多生硬的方法，把酸果摘了。我們今天牙齒軟，是吃酸果的報酬。

生 命

二

親愛的同志們，我們信基督難道還沒有知道基督是一個最澈底的人麼？他因澈底的緣故，纔能將道路指示我們。他要救人出罪惡，見上帝；他要救人羣出攻殺，入互愛，以建立地上的天國。他的鵠的是正當的，是完全對的。他要達到這個鵠的，便須採擇方法，還是用糺曲繁繞的手段呢，還是用直截了當的手段呢？曠野裏的試探，對於我們豈沒有教訓麼？鵠的正當，方法也須正當。鵠的定了，一切餘剩的便是方法，可不堅持雅操，不沾一點污穢麼？是的，耶穌是完全澈底的；所以他要有『鳥有巢，狐狸有洞，人子無枕首處之嘆』；所以他要孤立，要見憎於故鄉，要在喀西馬尼園裏流汗像流血，要在各各他被人舉起來。

我們都是忙碌的人。都忙碌着保護我們自己的思想，要澈底澄清地做基督徒，原不是容易的事體。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是日日充量，日日進展，日日分舍的生命。但是衣服上挂一個金十字架是美麗的，精神上壓一個救主救世的十字架是痛苦的。我們中間有許多人想要跟從主人，又想要享福氣。我們固然得了心中無限量的平安，不可言喻的歡樂。但在艱難困苦的今日中國，我們做基督徒是要甘心爲救主爲同胞爲國家受苦受難。我們要和哭的人同哭，要先天下之憂而憂。現在有人抨擊基督教麼？我們便當深自察慮，知過遷善，在教會裏，教會學校裏，表顯耶穌的精神，提倡實行種種應有的改革。凡是反抗我們的，或在教外，或在教內，我們略有人性，便都不容易愛了；但是我們要澈底地效法基督，盡力去愛他們。下學上達，克己復禮，原是攀嶺登山，勞苦的路程。孔子這樣教人做，我主耶穌也是這樣教人做，直到澈底成功的日子。耶穌能自願將生命舍去，又自由地將舍去的生命收回來。我們倘有真的信仰，也必能够依樣行。

要澈底澄清地做基督徒，原不是容易的事體。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裏面是日日充量，日日進展，日日分舍的生命。但是衣服上挂一個金十字架是美麗的，精神上壓一個救主救世的十字架是痛苦的。我們中間有許多人想要跟從主人，又想要享福氣。我們固然得了心中無限量的平安，不可

兒呢。銅子兒藏去來，晚上看電影；至於愛心呢，跟着省下的銅子消滅到露電泡影裏去了。我們閉着眼睛想，看見千千萬萬蓬頭赤腳，挨飢忍餓，勞碌辛苦的同胞，携幼挈老，向我們要求，向我們要求一點一滴的慈愛。可是我們是愛耶穌的，對於耶穌所愛的人，却找不出願意分捨的東西來分捨給他們了。

我們總有許多的顧慮，瞻前顧後，偏左袒右，不敢老實實地限着耶穌走。但是現在的中國，現在的國人莫不向我們挑戰。『你們要努力進窄門』，主的聲音喊着說。

真理是不用保護的，只要我們認識真理。教會是不須保護的，只要我們在教會裏互相敬愛，發揮耶穌的精神。聖經是不必保護的，只要我們研究了解，使經裏紀載的深。蓬勃熱烈的經驗，能够在我們經驗裏通得過，存得住好了。制度是不容保護的，只要在我們現在的生活上有意義，有價值，有貢獻就是了。我們真不必顧慮。我們的信仰太淺薄，我們的愛心太乾枯，我們的意志太軟弱，我們的見識太鄙陋，我們的生活太寒酸，我們的人格太萎頓，我們的宗教太空虛；所以我們就要被攻擊，就要顧此失彼，盡力去保護不須保護的東西了。我們不須做保護的工夫。我們確實要懇切祈禱，仰見天父，開啟耶穌的心胸，漸漸地讓我們的心裏有平滿泛漲湧溢的愛的生命。耶穌顧慮了，還能到十字架上去麼？我們要效法耶穌，還能一面承認他，一面賣掉他麼？我們不敢，所以我們今朝受排擊，受譏諷。

基督教是永不失敗的，也沒有人能够攻擊她，使她廢除了。羞辱基督的不是他的仇敵，乃是他自己的門徒，是他自己的同胞！

我們現在都要問一問耶穌對於今日的一切問題，要怎樣解決。他對於教會自養，自理，自傳的問題要怎樣辦。他對於教會學校小學中學大學裏的宗教課程要怎樣辦。他們現在的文化，的環境，的知識，的機會，要怎樣辦。在他的言行裏，精神裏，對於我們現在的問題當有幾個原理可以找出來，使我們在現代的生活裏藉作解決問題的鑰匙。無論如何，凡是壓迫人的精神，限制人的思想，禁錮人

的生活，使人沒有選擇沒有自決的事。耶穌是斷斷乎不做。他最愛的是人自己認識他。他從來不將自己的認識勉強加在他身上，叫他人承認他是上帝的兒子。「你們說我是誰」，是一句問題，由門徒自由答覆的。在今日的中國，我們要榮耀上帝，高擎耶穌，萬不能用機械的勉強的方法。我們假使也問：「你們說耶穌是誰」，我們也萬不能自己做答覆的。在於今日，有許多人說耶穌不是我們所

說明的那一位，因為我們說他能救人，自己却沒有被他救了。將來有許多人歡樂地承認說，『耶穌是救主，是永生

上帝的兒子』，也必因為我們身上有他的榮光透射出來。

我們往往說，朋友，不要看我，只看耶穌就是了？但是朋友說你身上耶穌不能發生效率，我又何必聽你呢。因此，信徒啊，解決問題的不是他人，乃是你的人格，你的愛的生命。

廣 告

■本刊屢次函達各處熱心代銷諸君，諒荷垂閱。其已經付下全數報費，或餘報者，皆已經將正式收據寄呈；並誌隆感！其尚未付款各處，請即照年內最後奉函辦理，感極盼極！本刊平均每日收發文件，至少數十通；社務忙冗，實無餘力再函上達，諸君愛本刊深，當能鼎助無極也。

■諸君訂報，務請按照本社規定辦法，否則不先寄報；諸君明達，尚企諒恕。
■報費「未付」或「不足」之愛讀諸君，請即日照數賜下，以清手續！

華德教授講演錄

信仰的功用

簡文筆記

The Function of Faith in the Modern World

美國社會學者華德教授來華遊歷及講演，其講辭之一部已登上期本刊。這一篇是教授於三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協和醫科大學所講的說教辭之大要。可惜當時沒有人將他全篇用速記法登錄。我所筆記者只得其六七成之譜，惟自信尚能得其精華。因譯錄於此，使一般愛聽教授之言論者，得知其對於宗教之觀念之一斑也。

今天我們所研究的題目是：信仰在現代世界中之功用。我所欲引用的經文就是約翰一書五章四節；『使我們勝了世界的，就是我們的信心。』

這一句經文，顯出初期的基督徒想成就大事業，乃是以信仰為條件。可惜在基督教會的歷史裏，教徒們的信仰大都只是對於一種對象或信條口頭上之贊同，甚且以信仰

替代了動作，尤甚者則信仰竟為動作之障礙物。然而初期於中，於是抒發一生的能力於外，因而大事業竟成功了。凡人接近教祖耶穌愈多愈密者，必愈得有此動力的信仰，因為他常能教訓他的門徒要具有大信仰然後可成大事業的；反之，無信仰便不能有所成就了。（看馬太十七章二十節及其他）

然而自耶穌死後，奉其教者常常因無關大要的事情而興起無謂的神學辯論。或要這樣信，或要那樣信，或因他的神格人格而大起爭端，在歷史裏差不多爭了千多年了。但是耶穌問跟從他的人說：「你們為甚麼稱呼我『主阿，主阿』，却不遵我的話行呢？」這就是他所要人有的信仰的教徒則不然；他們却以信仰為動作之條件，有信仰激動

了。近來有一位學者說得好，信仰並不是不管是真是假，心裏便信；信仰乃是不論效果是成是敗，只是實行。信仰之能事就是要做事要實行。

凡應耶穌之召而願有最崇高的理想的生者，每覺這世界是反對他的。或為該撤，或為現代工業制度，總之這世界是反對他，令基督徒所欲求得的好生活不能實現的。所以我們的問題便是：怎樣可以戰勝這世界？或投降，或調和，或姑息容忍，我們都不願，只欲征服之。但究竟用甚麼方法或手段來征服這世界呢？現代仍有許多人相信非用劇烈的手段及武力對待不能達到目的。所以現世仍有戰爭。然而想用武力來改變生活使達到理想的境地是不對的。有人說，不用武力恐難達到那目的吧。歐洲有一位著名的劇家很有社會的熱情，在他所著的一齣戲之末也要說這句話：「用武力殺人固是使自己犯罪，但不用武力則那用武力者將殺我」。這確似乎是一個兩難的問題。然而這究是真的嗎？耶穌未嘗被其難倒；他否認這難題。他鼓勵人說：「那殺身體而不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把身體

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任從人殺了自己，究竟不能滅了自己。所以個人有信仰便可解決自己靈魂怎樣得救的問題。多人有信仰，全世界也得救了。

所以我們不要怕這圍繞我們和反對我們的世界。這世界既然不能令我們滿足，就要奮鬥求征服之。然而空手打去，無濟於事。地震，大火，瘟疫，等等災禍時有發生。縱使我們用盡千方百計以求去天災人禍，但災禍仍會發生，似乎終不可以被我們的理性所征服。那末，我們對於的災禍將要怎樣辦呢？我們將因此而氣沮神喪甘於失敗嗎？那樣不行！即使一個抱有疑主義的詩人也有較好的答案。Henley Invictus 他的詩大意說，在黑暗窮苦之中，仍要威謝無論那一位神使我有不可征服的靈魂。這宇宙究竟無力以打敗池子。然而古猶太的詩人因與那無極界有密切之關係息息相通，所以池有一更好的方法以拒絕投降，即是於窮苦絕望之際仍抱着信仰上前奮鬥。

信仰的意義即是「假定說」。假定甚麼？即以天地之心是幫助人類的精神的；所以無論那樣強暴的仇敵都不能

打敗之。上帝不是與人爲敵，而却是與人友善的。縱使最後的勝利未知誰屬，然而戰而敗終勝於不戰。所以有了信仰便能使人動作，而理性則不能。這就是信仰之勝利，甯願戰死，不願不試。

基督徒要改造世界使耶穌的理想得實現，必當以信仰爲戰勝的唯一條件。如此即是以我們所識得和所相信之至高尚的「生命價值」爲行動之根據。我們的理想世界是太平無戰爭的，人人不求私利的，人人不被自私自利之心所支配的。然而我們怎樣能得這理想之實現呢？棄掉自己的理想，調和或投降，都不是基督徒所該做的。科學家告訴我們說，當要在環境中創造新的刺激，令人有新異的方法以辦各項事情。換言之，即是使個人有新的刺激以對付新的制度和宇宙。但怎樣能有種種新的制度呢？誰去開首呢？是非要一般具有堅決不拔的信仰！深信無戰爭和無私利的世界是可能有的人不可。所以必需要有信仰以發展和施用科學的技術，然後我們可以達到我們的謁的。

試看看歷史裏，凡改造社會的諸般運動，都是有信仰

之人所幹的事業。因有堅卓不拔的信仰，所以他們能幹常人所不能幹的事，現代許多基督徒在世界上之所以沒有什麼影響和感力以改造這世界者，只因他們相信無戰爭無私利的世界是必不能得的。他們正是真正的無神派；而一般自稱爲無神派者倒未必是。何故？因爲那些基督徒否認上帝是在世界之中參預於發展那理想的社會之大事業之故。

所以信仰是要幹那應幹的事之開首的態度。在這一層

，宗教與科學完全一致相同。今人常言宗教與科學兩者是互相衝突的。其實兩者根據上有相同合一之點在。科學之大貢獻就在信仰上即假定說。科學之開始動作，先有一種臆度！假定說。以此假定說爲出發態度，乃在實驗室試驗之，卒乃有結果之可言。倘無實驗室之試驗，則假定終是假定，臆度還是臆度罷了。科學的大貢獻就在進而實驗其假定。近年來，科學實驗室裏所具有的信仰比在宗教界的爲尤多尤大。然而宗教本有此信仰的。耶穌給人以許多假定說——即人與人相處之道，及怎樣認識上帝。然而人却少有實驗這信仰。現在科學已進步往前，教人種種技術以廢

除戰爭，瘟疫，貧窮，私利等，然而我們却沒有信仰去實驗他。因此之故，科學便被人拿作殘殺人類破壞文明之用了。這不是因為我們無觀念或理想，只因我們缺乏了信仰，不肯用所有的知識去改造這世界之故。倘我們能够本着宗教的精神和信仰以運用科學的技術，那末，我們即得有絕大的能力，遠超過徒是人力的大力，足以移動這世界了。我們想改造世界，究竟要有甚麼的信仰呢？是要信在我們以外，超乎我們自己，和大於我們自己的能力。新俄的領袖列寧自己雖是無神派，也要人做無神派，但是推動他幹那大事業的却是信仰的能力，一是信仰超乎他自身，和大於他自身的能力。這可稱為創造的信仰——使人能改造世界的。這是使人與那無極界和永久界有密切關係和息息相通的信仰。在歐洲大戰時，有一個英國學生身預戰役。臨陣之前，他在日記簿內寫了一行：『信仰是拿生命來打賭上帝之存在的。』這就是以信仰是一件冒險的事，是根據於一條假定說，——這宇宙是幫助你而不是反對你的，宇宙裏的上帝也是要幹你所要幹的事，也與你同有一高尚的思想的。但在他方面說，上帝也拿他的生命與我們相賭，他

將他一切的所有作孤注之一擲，——假定我們能够有智慧復能響應其意旨。那永久不滅的能力是常川不息地在於創造之中，上帝的能力日甚一日的得以實現。然而人却有能力以決定其成敗。我們可以令上帝成功，也可以令其失敗，——即是自己以爭利爭權放縱私慾而自召滅亡。

所以獨有信仰而後可使上帝得實現；獨有信仰而後可以認識上帝；獨有信仰而後可戰勝這世界以創造新社會。

信仰不獨可以創造新的反動，還要信人有可受教育——變愚為智化惡遷善之可能。比方，近代之管理監獄及研究犯罪，科學的人，非徒以刑罰處置囚犯，乃以新的方法以感化之。此蓋根據於一信仰——信人性之可改變也。由此信仰，加上科學的技術，於是即有新的反動發展出來了。倘我們具有此同樣的信仰，即能時時不息地盡力於新世界之創造。這創造的信仰之大功用即在引出人類新的反動，抒發宇宙的大能力，以為人之幸福——是即發展上帝創造的能力了。

倘世界有足數的基督徒，堅決信仰耶穌的遺訓，而齊作工，不獨可以戰勝這與我們為敵的惡世界，更可創造一新世界使其日漸實現了。

社會改造中宗教之地位

簡又文譯述

The Place of Religion in Social Reconstruction

11月十七日在燕大教職員聯誼會講

未講演之先，我以為當要說明這問題所用的字眼。「改造」兩字（Reconstruction）我不大熟用。若用「革命」兩字（Revolution）又惹起許多人的成見。或者「變化」兩字（Transformation）較近於我們心裏所想的意義。我們現在居於「社會變化」的時期中。在這時候，工業革命對於人生的影響，一天大過一天。我們如今要應付的問題便是：在這社會變化的程序中宗教有甚麼地位？

開首研究這問題，我們即碰着非宗教之說——完全否認宗教在社會改造中有甚麼地位。在宗教團體之內外兩方面，都有人主張宗教在人類的社會秩序中並沒有地位者。這當然不過是舊見解之新表示罷了。人們常將宗教與社會的生活離開，有時則以其為遠離塵世獨對真體而與自然界息

息相通之舉；有時則以為只是修煉個人內部生活或精神生活之事；又有時則以為是死後求生——永生——之實現。凡此皆以宗教為無關於現實的社會的生活者。然而時在今日，宗教仍想盡幹這些事情——縱使其要幹——恐也憂憂乎其難，且一天更難過一天了。機器之施用，對於人生實有莫大的影響——變化生命使其日甚一日地成為「社會化」。現世間的男女，對於人類實際的事情之興味，日日加增。倘若宗

教與這些實際的事情——現實的具體的生活——渺無關係者，則將來的世界必定沒有甚麼地位以容宗教之存在了。

概而言之，宗教之試驗，不是別的，就是社會的效率——你們可在現代的青年人當中！固不必是共產黨的宣傳——察見一種日漸生長的意見，以為在人類生活中宗教實可不

必有的。在這裏，有一個滑稽的形勢，即基督教的守舊派與共產黨却能携手共有一致的主張——同以宗教是與現實外人生沒有關繫的。他們兩方面都是將上帝擯出於人生之外。（簡按，此蓋以共產黨固是無神的，而抱守舊神學舊信仰的教徒則以上帝高居於天外，宗教生活又注重他世及來省察自己的宗教之弱點，且圖謀教內人怎樣互相聯合，而不要去和那些非宗教者開戰罷。信教的人當要知道，現在非宗教運動對於宗教之挑戰者是甚麼，及宗教所必要答覆、和應付者是甚麼。這一回的非教風潮並非從前所謂科學與宗教之戰可比，這回的挑戰，是關於人生實際的問題，不事空論，而與倫理的行為有莫大的關繫的。

現在所提出的問題乃是：宗教在人事之中是否一個有效能的導師？今日知識界裏有好些青年人說，科學乃是發

展人生幸福之完全有效能的及唯一絕對的導師。抱這見解的，對於宗教即有兩種評論。其一即以宗教爲人生中之一種保守的及反動的勢力。宗教在機關及政制兩方面上，是

與現存的社會制度有密切關繫的。這不獨是國家的教會爲然，即使獨立的教會雖與政府無關，然亦與經濟的制度大有關繫——受其經濟的供養。其次則社會主義常謂：「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宗教裏神秘的方面，當時並及神學的方面，確有麻醉性一如鴉片之作用。有好些時，宗教確能幫助人生脫離現在的奮鬥，而且把人生應該用作滅除害惡之會中宗教之保守性固足爲進步之障礙，但有時保守性亦未能力移到別處，以獲得他種滿意的東西。平心而論，在社會中亦可予人以一些適當的精神。（如忍耐，超脫，安寧，鎮定等。）上言對於宗教的兩種評論，如今我們沒有時間詳細討論了。

然而於這兩種性質之外，在另一方面，宗教乃是一種革命的勢力。因爲即於人生現在的奮鬥中，宗教却爲人們所能想得出之最好的東西——最高的理想——之表示。在命途舛逆困難交迫之生活中，我們迫得要往前尋求我們所可能

幻想得出的最好的東西。這是人生永有的真象及不斷的作用，從這一方面看來，宗教在社會中便有鼓盪人民激動人生，使其一往無前追求至善之任務和功用了。宗教一向固是用石擊殺先知而又為他們修造墳墓（按此乃用耶穌責備當時之舊教派——法利賽人語），然而宗教又時時產生先知。這就是使宗教不至滅亡的救命大恩了。（按；所謂先知 Prophet 卽先知先覺者，有遠大理想能導領社會者之義，非謂未卜先知的預言家。）

然則宗教在這一方面的本性中究能幹些甚麼，使可在正當的軌道中得以抒發這樣革命的勢力呢？宗教顯然常時供給人以種種生命的價值。牠最偉最要的功用乃是給我們生命的宗旨以前進的方向。世界現在之大需要就是方向，然而這是科學所不能供給的。科學一向只是注重於生命之特殊局部的方面，而今則我們必需有一種人生哲學（人生觀）乃得有前進的方向，以補科學之不足。倘若我們肯讓宗教說話，牠便能告訴我們，人生居於現在工業主義時代中，我們要為着品物而生活抑是為着人格而生活。宗教

更能告訴我們，生命之最崇高的價值究竟是在爭權奪利抑或是在求真理，求公道，及求同人的情誼。

人生之前進，大部分是像瞎眼的奮鬥。一般先知先覺者常將烏託邦的大綱要領表列出來，而一般科學家及技術家又常將一個更好的世界的圖表繪出來。然而試問在這些烏託邦背後的種種「確信」從那裏來的呢？一般技術家所繪出的圖表究竟值得我們為其納代價麼？我們可以說，倫理學告訴我們以這些事情的真理——真確的價值。然而倫理學曾在甚麼時間能給人以一種驅動的威令足以使種種的價值得成實現呢？倫理學現有的趨向是要求一種科學的道德。

然而科學又曾在甚麼時間告訴我們為甚麼人要求真理，求公道，求情誼，而不可求權勢和求私利呢？你必要先自決定你的價值是甚麼。生命而沒有價值，究是沒有甚麼意義的就是這些原則。宗教之能事，即是顯出有些東西是比別的科學並不給我們以各種普遍適用的原則，宗教所給人的一家願失敗而死，也不願不去試他一試。這就是宗教常常

刺激人去發現比前較好的生活方法之緣故了。柯教授（大心理學家 G. A. Cole）說：「宗教乃是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價值」之作用，這却是不大安樂的一回事。何以故？因為人們總有些好處，當其歷千辛萬苦竭用他的好處而後成功得獲一度社會的改革使生命得進一步到更高一級的平面上，那時他便停足在那裏不再事上進了。改造社會既是那樣的難事，所以重新佔定一切價值之價值，並不是安樂的一回事。然而又有甚麼法子可以戰勝這一度的困難呢？

依愚見看來，人生各種勢力對於這一層的貢獻都比不上宗教那麼多，教會未必能辦這一層的，因為教會的組織和政制那方面，已束縛了他的手了。然而倘若你不以為宗教就是教會，但以宗教乃是生活之一部分，那末，宗教應該能夠在我們居於至善之際導引我們以實行上言那樣的革命了。這是一種很困難的事情，因為這革命的性質是我們生活中宗教那一方面常常重新佔定我們其餘的各方面之價值。這重定價值的任務，比諸生活中知識的和科學的那一面尤為深遠而重要。何故？因為宗教令我們生起一種罪過

的感覺。罪過的感覺是改善人生之一種最有權能的勢力，因為有此感覺乃有懺悔及改過自新，而新生命乃能實現也。科學只能令人感覺世上事物之不完全，惟宗教則當人看見那不完全的事物之時却令人起了一點罪孽的感覺。那時人便要自怨自艾地說：「我們本來能够令這事這物比現在好一點的呀。為甚麼不辦呢？」所以這一感覺便激動我們，要我們完滿我們的責任——改革那狀況。這就是實行革命了。

美國有一個雜誌近來發表一篇文章，內有一句話說：「美國今日的青年人是並沒有罪過之感覺的」。其實大大不然！青年人是美國今日最有希望的徵兆。在我們道德最健全和知識最强的青年人中，其罪孽的感覺實在日甚一日地增加。他們對於戰爭，貧窮，私利的制度，及經濟的不公道等等，都以為是我們的文明中之可以除去的害惡，——是即社會的罪孽而人人當同負責任的。這樣罪孽的感覺，正是創造新社會有大可能之一原因。而發動這感覺的非宗教莫屬。

今日世界所需者不是知識，却是能力。我們當時曾說，我們要有多些光，少些熱。但是我深願我所到過的幾個國家知識的熱增加多些。甚麼是能力之源足以促進社會的程序而使人道得以升至更高更高的程序的呢？爲甚麼我們技術的才幹之發達是遠駕乎我們改善社會的事業之成就，而人生知識一方面的能力竟如此其缺乏呢？

沒有名時以前，我會對一班在社會上居於很有責任的地位者演講，那時，我們所研究的題目乃是人類的文明果否能繼續存在。我答：「能的，——倘若我們有足夠的宗教性」。（或倘若我們能爲充分宗教的。）我的意義就是：文明之能否繼續存在，全靠我們能否有充分的信仰以實行我們現在的知識，能否深信我們的同人定會響應我們，兼能否深信這道德的宇宙是贊助我們「左袒」我們這一邊的人。因爲甘地有這信仰，所以他在印度今日是最有權力的人。這就是他影響及於全世界的感召之源。宗教之功用就是給人這信仰以探究征取前途不知之境，甚至冒大險阻，犧牲生命，曾無反顧，亦不退縮。生命之所以能破困難危險

阻而仍進步上前者，惟賴情感的能力。情感是抒發動作的。

試問：甚麼東西是令人的理性一往直前不顧利害，甚且其行動中常有與一己的利益或安樂相反的呢？又試問：近一百年來，在西洋之盡力於奮求社會的公道之領袖們，有幾個是從大學出身的呢？你答覆了這一問題之後，請你查

查這寥寥幾個究是甚麼樣的人，再看看他們將理性與深刻的情感聯合起來至甚麼程度。他們的生命對於社會之改造有所貢獻者，就是因此之故。爲甚麼一個人肯爲一個宗旨（或原因）而死的？每當一個大宗旨緊緊地握住一個人的生命数命，甚至令他肯爲此宗旨而死——無論這宗旨是愛國救國抑或社會主義——這即發展了一種宗教的品性，那已成爲一種宗教了。即使非宗教的情感也許成爲宗教的，現在且養成一班「傳教士」以宣傳非宗教了。總而言之，宗教必有一種偉烈的驅動力以克服利己的心，亦惟宗教乃能貢獻這種驅動力於人道。這就是一種「科學的宗教」之功用！有意識地發展及供給服務和犧牲的精神兩者於人生最高尚的目的

最後，宗教之功用就是斷定個人與宇宙的關係——我與非我之關係。這關係有三方面：（一）對物質的宇宙——自然界，（二）對其他個人，和（三）對神（或上帝）。茲分論之。

有些宗教是始於自然崇拜的。然在現代的世界中我們便有一新問題發生了。自科學昌明，即令我們對於物質的宇宙有一新的關係而為以前的人所未嘗有者。他——科學——令我們抱持一種「無宗教」*irreligious* 的態度以對付自然界，我們一向利用自然界的樣子是非倫理的及很褻瀆的。因為我們一向利用公有的自然界富源以分裂人類的生命。為着自然界的富源，我們自相爭鬭，自相殘殺。科學所貢獻於我們是一個更大的機會以與自然界息息相通，所以然者，科學給我們種種公例，藉此使我們的生活得與自然界諸物不悖，因此自然界之大部分竟與我們有友善的關係了。在這一方面，宗教的功用就是完成科學所未竟之功。何以言之？因為他——宗教——教訓我們怎樣利用物質的宇宙使與道德的公例不致背道而馳，以為人類之發達。

至在人與人的關係中，我們必定要曉得怎樣與自然界合作。最高尚的宗教必常促進人類合成一體的。世界各大宗教都是如此。因有此事實，所以我們對於宗教所幫忙人類審定的諸般價值便有一個試驗的辦法了，這即是每一特殊宗教之試驗，且是普通宗教之終極的試驗。人生的價值之能繼續發展者，惟有諸般普遍的價值。因此，無論那種宗教之傳教事業須要受這一度的試驗——即是它確曾發現了些普遍的價值而欲均分之於人民。這固是宗教之試驗，抑亦是其存在之理證。為宗教做宣傳事業者之見解是否錯謬，在將來究竟是要受他人之決定的。今日的世界確無地可容殺人的宣傳事業。這樣的宣傳斷不能有多大的成功。根據於私利的宣傳事業——以腰間繫着人頭愈多則心裏愈為滿足的——已是時代落伍的事業了。

近來在美國華盛頓京裏因有些不公的和無禮的事至惹起日美兩國邦交上的不睦。而在太平洋兩岸間之盡力謀解除民族惡感恢復國際親睦者，只有兩國的宗教家。因為只有他們的生活和思想是以全世界普遍的價值為範圍和目的。

的。在歐戰之前後，同樣事實亦發見。因政治和經濟上之相爭至惹起民族間國際間空前未有之大戰爭。雖然宗教也有一部分被捲入漩渦為人利用，然而力謀世界和平促進人類一體的仍是各國的宗教家及有些社會主義者。由此觀之，莊人與人之間繫中，宗教是一種聯合的勢力了。

最後，宗教內有些表示是要求人神合一的（或天人一致的）。這是要與超越空間的及時間的世界之一種東西聯繫在一起。聖法蘭西斯（St. Francis）的神秘主義固是如此，即列寧的無神主義亦莫不同然。列寧之一生是被推動到一種超越他自己而外的東西那裏，這是確鑿有據的事實。至於「永生」一問題，人們的解釋法也許各有不同，然而在人類各種促進人生的大運動之領袖人物當中，都有一種感覺——與那未來界有聯絡的感覺。一種較大的希望——或為這樣或為那樣——宗教總是有。沒有一個宗教祇是倫理的。

爲斷。

大抵宗教內都有道德，而能令這道德發生效能的就是「價值的感覺」。這種感覺發動其心性，激盪其情感，遂使其人決志擔負一種大任務，雖以身殉亦所不恤。於價值感覺之外，更有一種無極的勢力或智慧支配其一生，於其奮鬥前進之中抒發功用，遂使其百折不回顛撲不破以底於成。

人對於無極界的感覺雖是常常變化，然而這一種的感覺——或為這樣或為那樣——都常在宗教之中。惟此神聖的感覺乃能發出驅動的力及偉烈的權力以鼓盪生命之前進，使其矢忠服務，誓死堅忍，及使其人類一體的感覺日以增加，而人與人及人與無極界之聯合益為密切了。宗教之功用確能提高人生至無限價值及無限意義之境；然而宗教能幹得幾多，能成功到什麼程度，這全靠我們能够發展一種倫理的宗教及犧牲的精神澈底浸潤於其中的宗教至到甚麼程度以

研 究

舊約導論 繢前

李榮芳

列王記導言
名稱與範圍

，然後單論猶太國的命運，直到尼布甲尼撒犯境，猶太被擄，以未米大於被擄後三十七年即紀元前五百六十一年，提約雅斤出獄，前後有四百餘年的事蹟。

列王記是接續撒母耳論猶太人底歷史，原來並未分部

，到七十子的希拉譯本，才將他分開，那裏稱國書三，國

書四(BASILEIWN C,D,)有撒母耳前後，為他底國書一

與所羅門為王時代。

甲 一統時代 王上一至十一章 (約970--930) 大衛末年

乙 南北分治 王上 12 至王下十七章 (約930--722)

1 分國 王上 12 章，

本書底範圍包含大衛底未幾年(約980BC)，與耶路撒冷被滅當中的事(586BC)，記者詳論所羅門登位，與分國2以色列 那羅波安與先知王上 13：1 至 14：20、的事紀，此後續論南北的歷史，直到北國滅亡(王下17)3猶大 從羅波安至亞撒王上 14：21 至 15：24、

- 4 以色列 從拿答至亞哈王上 15：25 至 16：34，
 5 以色列 以利亞與亞哈，亞蘭與先知等 17：1
 至 22：40，
 6 猶大 約沙法王上 22：41 至 50 節
 7 以色列 以利亞之末頁與以利沙之事蹟，與摩押亞蘭
 打仗，王上 22：51 至 王下 8：15，
 8 猶太 約蘭；亞哈謝，王下 8：16—29，
 9 以色列 耶戶戮亞哈家取消巴力之崇拜王上 9，10 章
 10 猶大 亞他利雅爲大祭司所殺；約阿施修葺聖殿，
 王下 11，12 章，
 11 以色列 約哈斯，約阿施，以利沙底末頁，與亞蘭底
 戰事，王下 13 章，
 12 猶大 亞瑪謝王下 14：1—22，
 13 以色列 約阿施，子耶羅波安的勇力，王下 14：23
 —29，
 14 猶大 亞撒利雅（烏西雅），王下 15：1—7，
 15 以色列 撒迦利亞至比加王下 15：8—31，
- 16 猶大 約坦亞哈斯，王下 15：32 至 16：20，
 17 以色列 何細亞，山國，王下 17 章，
 內 猶大國 希西家至西底家，王下 18 至 25 章（約主前
 722—586）

史料與寫書時候

列王記與旁的書不同的地方，就是屢提古典，叫人去參考其詳細的景況；這樣（一）爲考所羅門的故事，他提出「所羅門記」（王上 11：41），（二）爲考北國底故事，他提出「所羅門記」（王上 11：41），（三）爲南國的故事他提出「猶大列王記」，（七位王都有），（三）爲南國的故事他提出「猶大列王記」，（除了亞哈謝，亞他利雅，約哈斯，約雅斤，與西底家外，共提過十五次），

那末這類的古典，論的是甚麼事呢？看書裏的樣子，多半論君王的事記，他們底宮室，與他們底戰爭；如「所羅門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智慧，都寫在所羅門記上」（王上 11：41），他如「他怎樣爭戰，怎樣作王」（王上 14：19）、「凡他所行的」（王上 14：29），與他的勇力

與他所建築的城邑」（王上15：23）、「和他背叛的情形」（王上16：20；王下15：15）。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宮，並所建築的一切城邑」，（王上22：39）、「和他的勇力並與，猶太王亞瑪謝爭戰的事」（王下14：15）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樣爭戰，怎樣收回大馬色，和先前屬猶大的哈馬歸以色列」（王下14：28）、「和他的勇力，他怎樣開池挖溝，引水入城」（王下20：20），「凡他所行的，和他所犯的罪」（王下21：17）。

這類的紀事，在同代的別國史上也有，如巴比倫主前七四五至六六八年鑑上，很有與此相彷的紀載，如「巴比倫王尼布那撒第三年，帖喀來斯伯利色在亞述登位，這一年他攻取了阿克德，擄掠了拉比枯與喀穆拉奴二城，並帶走了沙帕撒城內的神」，

「尼布那撒在位的時候，博習帕叛離巴比倫，尼布那撒攻打博習帕的戰事，並未登錄」

「尼布那撒第五年，烏麻尼喀施登了伊蘭的王位」尼布那撒第十四年，王病故於皇宮，尼布那撒治理巴

比倫十四年之久，他兒子拿敵奴登了巴比倫的王位；次年拿敵奴被刺身死，拿敵奴治理巴比倫共有二年之久，叛臣書穆金省長登了王位見饒哲西，希西家與約西亞等王，在他們的臣宰中有一位「史官」，大約史官的職務，就是掌管這些，這類官吏，不祇這幾位王有，或者旁的王也有；列王記所提的史料也許是這些史官所寫的記錄，或是本着這些記錄，所寫的小書，無論如何，在寫書的時候已經有了總論二國的史紀了，他們多半寫在滅國以後，以色列諸王記在722年以後，猶太諸王記在586年以後，也許是隨來隨記，先記數王，後來再續上別位君王的事情，在這二本以外，還有一本專論所羅門的故事，

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先知的故事，這些故事，與諸王記不同，他們的文法流連，字句特別，大概是寫於北國，

出自先知的手筆，我們的集者，有時從裏面按原文引用，也有時略事增益，藉以發揮個人的意思，

再了還有多少的地方，詳細述說聖殿的歷史（王下 11 : 4 云云； 12 : 4—16； 16 : 10—18； 22 : 3 云云），所以有人想史料之中，也包含聖殿裏的案卷，這個說法，也在情理之內。

那末，有這些史料，約於主前六百年，就有人將他集成一部，這位論事，多用申命記記者的眼光，此外尚有續編，多半是被擄以後寫的，因為他所論的，有些是被擄以後的事，（主前 586 被擄），王下 25 : 27 又提到約雅斤被釋（561 BC），與他後來的情況；再了王上 4 : 24，記者已經看迎撒爲大河（猶弗底河）以西之地，這樣寫書的必是到了大河以東，已經在巴比倫當了俘虜了，其餘旁的被擄以後的記號，可以看王下 17 : 19 云； 23 : 26 云，既然列王記上下都沒載回國的事，那位記約雅斤被釋的記者，多半在猶太人回國以前，現在我們將鼓瑞所畫的圖列在下邊，

先知的故事至少有一半，在 722 以前

從門約 BC 以色列諸王記 約 600 B.C. 的錄
書羅卜 970 所往猶大諸王記 約 550 B.C.
國所往所羅門記 司

晚補 希伯來校訂

聖殿裏的案卷 骨格續編約 550 B.C. 之錄
晚補 司代祭補

寫書的目的

列王記可稱爲猶大王與以色列王時代的歷史，裏面的史料，也足供歷史的研究，不過研究歷史，還不是纂集人的目的，他的目的乃在發揮宗教，要拿歷史作個教訓人的工具，他引古典，是要敬言誠現在，不是要詳細記載，若有人要詳細追求，集者叫他去參攷底本 王上 11 : 41； 14 : 19，29），他所登錄的，不過歷史的大綱，比如他論約沙法的時代說：「以色列王第四年，亞撒的兒子約沙法，登基作了猶大王，約沙法登基的時候，年三十五歲，在耶路撒冷作王二十五年，他的母親名叫阿蘇巴」，乃示利希的女兒，約沙法行他父親亞撒所行的道，不偏離左右，行耶和華眼中看爲正的事，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百姓仍在那裏獻

祭燒香，……約沙法其餘的事，和他所顯的勇力，並他怎樣爭戰，都寫在猶太列王記上，……約沙法與列祖同睡，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裏他兒子約蘭接續他作王（王上 22：41—43、45、46），旁的格式與此相彷，纂集人所保存的，不過王的名字，登位的歲數，治理的年限與太后的名字，要沒有這幾樣，還能稱甚麼歷史呢？這是集者所不能保存的，說了這個，集者最注意的是評判諸王的品格，

池評判的時候，是用纂集中命記的人的眼光，第一要全心歸向耶和華，以池爲上帝，因爲池檢選了以色列人作他的子民，第二以耶路撒冷爲惟一獻祭的地點，因爲那是耶和華所選擇的地點，諸王的品格，都用這兩條律法評判，以定他們的善惡，

集者看理想的君王，就是大衛，因爲池誠心事奉耶和華，所羅門爲王的前些年，也很隆盛，因爲池愛戴耶和華，遵行大衛的律例（王上 3：3），可是池有他的短處「只是還在邱壇獻祭燒香」（王上 3：3），不合「申典的法律」（申 12：5云云），但這還不失大體，因爲耶路撒冷的聖殿

尚未有造成王上 3：2，集者詳細記載所羅門建殿的事（五至七章），他如何宣布理由（八章），耶和華如何與他立約（9：1云云），

但池娶外邦婦女爲妻，故意干犯主命（7：1—4出 34：12、16 參約 23：7d2）而且效法他們的行爲敬拜偶像，因而南北割裂，支派分離，

北國創業的，要是主設立的（王上 11：29云云），可是池敬拜牛犢（王上 12：25云云），干犯主怒，使以色列速亡，按集者的眼光，這還不是因爲犯第二誡條令，乃是因爲不合「申典」所載耶路撒冷爲惟一拜主地的法律，

北國旁的君王，也是藉此而定，他們既然都拜牛犢，自然全是惡劣，集者評他們的格式，也很相彷，可從論巴

沙的一段得個大略「猶太王亞撒第三年亞希雅的兒子巴沙，在得撒登基，作以色列衆人的王共二十四年，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爲惡的事，行耶羅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犯的那罪，……巴沙其餘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

，都寫在以色列諸王記上，巴沙與他列祖同睡，葬在得撒

「他兒子以拉接續他作王」（王上 15：33云云；16：5云），這樣在集者的眼裏北國沒有一位好王，連耶戶那樣熱心毀壞巴力柱像的，還不免受集者的評議（王下 10：26，30）。

對於猶太國的君王，集者的評判格外從寬，因為他們在主所選的地點拜主，像亞撒約、沙法、約阿施、亞瑪謝、烏西亞，在集者眼中，沒有一位好人；可這些王也有他們的短處，「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

與約坦等王，都略受集者的稱許，因為他們是改良聖殿的人；可這些王也有他們的短處，「只是邱壇還沒有廢去」。

集者最配服的兩個王，就是希西家與約西亞，在他們身上，深加讚美，因為希西家曾竭力除過邱壇，約西亞曾遵守申命記的法律，其餘旁的君王，在集者眼中，沒有一位好的，全是惡劣的，

華德教授說

輯本

*「設使耶穌今日要對着衆基督徒說話，他今日所說的也像當年對那些跟從他的人所說的一般無二：『為甚麼你們口口聲聲叫我『主阿！主阿！』而却不實行我的教訓呢？』

*倘若耶穌看見如今社會上工業的和商業的制度，他必定像當年廓清聖殿逐去營苟之徒一樣，也要撩起衣裳，拿起皮鞭，驅逐現在社會上的牟利營私的人了。

*宗教必要與工業商業諸般制度和社會問題極有關繫的。宗教的任務，是先要改革這社會罪惡的根源——即是人心。凡有害人的，宗教就要攻擊，就要改良。

討 論

基督教教育者對於全國教育會聯合會關於教會教育之兩個議決案宜如何

應付

白 鐘

(一) 近年來中國受了列強政治上經濟上的侵略和壓迫，苦痛到了極點，遂引起中國民族自覺心的勃發。中國國民因反對列強帝國主義之侵擾而倡國家主義，為自衛計而排除國內外人的勢力，因而波及基督教與基督教一切機關。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基督教教育。

(二) 至於基督教教育是否有被取締或被攻擊之點，全在基督教教育目的如何。如果目的是為宗教之宣傳，或政治上的侵略，或一種歸化中國國民傾向辦教育者的國家的手段，中國為本國利害計，當然要施以取締或干涉的行為。

(三) 一九二四年十月在開封召集的全國省教育會聯合

。我們辦宗教教育者為國家主權計，也只得俯首帖耳，聽命於政府之設施，如果教會學校不是傳教的一種工具，宗教教育不是「第二重要」的事務，原來多具有高尚的意義，那麼我們對於現有省教育會聯合會議決的案件，就可坦然無懼了。如果教會學校是為「教育」而設，宗教教育是將耶穌的精神人格，及其立身處世的宗旨，重現於學生生命裏，不在乎外形的教規教典，那末這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會第十屆關於基督教教育議決兩個議案，重要的條例，可

分三大項：

(一) 外人所設學校及他項教育事業一律陳報政府註冊

(取締辦法第一條)

(二) 外人所設學校舉行任何典禮儀式須遵照我國頒行學校規程辦理

(第八條)

(三) 外人不得利用學校及其他教育事業傳布宗教。

(第九條)

他們所持的理由有四：

(一) 外人興辦教育不受我國考核，實侵害我國教育主權。

(二) 各國教育各有其應具之本義，外人的民族性質，與我迥異，實與我國教育本義不合。

(三) 外人辦理教育事業，情同市惠，迹近殖民，潛移默化獨立之精神全被消滅，實危害我國學生之國家思想。

(四) 學校編制，任意配置；學科課程未能切符我國視爲『無足輕重』的態度，在現在思想蓬勃的時代，絕對

應具之標準。

關於第一項，外人因有武力爲各條約之後盾，因而中

政府無力抵抗外人之辦學傳教，甘認教育權之損失，也是無可如何的事。至於教會學校的學生是否能潛移默化致使

『受日之教育者，愛日；受英之教育者，愛英；』還是一種問題，我們不信受教會教育的學生，就會親外，而忘祖國，這一層且不必過慮。至於基督教教育宗旨是否與我國教育本義違反，和內容設置未及我國教育規定的標準，正是『正中要害』的問題，我們當謀回答的了。

(四) 教會學校創設之目的，無容客氣地說是爲宗教的宣傳。時至今日大多數辦教會教育者漸有覺悟，認教育事業並非次要，至少與佈道事業一樣重要，所以漸次按照教育規定學制課程進行將學生程度提高以期與我國教育的基本相近。而少數人仍是抱着『栽培傳教人材』唯一的目的。任憑外界攻擊反對鬧得天翻，中政府既無能力予以解散，我們仍是『率由舊章』地進行，這樣『置之不理』，或

不可行，所以我們辦宗教教育者，要拊心自問：我們辦教育的宗旨，若仍爲宗教的宣傳，或有政治上的意味，因而挑起中國民情的仇視，我們爲人類同情計只好自行停辦；若認定外人教育機關的設施，純爲同情的輔助，教育中國青年男女，以期在近代化的事工上有極大的貢獻，我們就『不要怕』政府施行強迫註冊。我們若認後者爲我們辦教育的方針，就可欣然按照私立學校辦法註冊，要在形式上

採用社會的，科學的，非教會的方法。而在精神上更可與學生一種宗教生活，和正確堅誠的信仰，至於宗教精神怎樣於註冊後尙能保存且擴大之，另是一個問題此處不贅。

(六) 教會學校註冊後，確有兩個困難問題：

(一) 聖經及其他宗教課程不能認爲必修科（第二條）

(二) 舉行任何典禮儀式須遵照我國頒行學校規程辦理。

許多教會立的大學的確是因宗教課程及儀式問題未接洽妥帖，未得立案，這兩種問題似乎是教會學校立案之大阻礙，然仔細思量，這兩種的施爲是否能予學生真正宗教的信仰和基督的精神，實在是一大疑問。試看教會學校教授故事外，小學生毫不曉得信仰爲何物。辦學者只知『分量』的擴充，而於『品質』上却不注意，表面上辦了若許教育事業，而實際上此等教育於青年學生發展未必有益而無

損；以致惹起國人的反抗和批評；『我之不德，於人乎何尤』！所以我們辦宗教教育當以國人之攻擊，更能灼見己身之短，而謀內部之改善，學校的設施不在數目之大小，門人才爲教師，奉以充足的薪金；更當特備完備的施設，以保持最優的教育標準。質言之，即捨掉「分量」的擴大，謀「品質」的建設。

(五) 至於學校編制與課程分配問題，尤爲受人攻擊之焦點，以前幾十年老傳教士翻譯的七零八落底課本爲教材，任用每月八元學費不全的教師任小學教育，除幾篇聖經故事外，小學生毫不曉得信仰爲何物。辦學者只知『分量』的擴充，而於『品質』上却不注意，表面上辦了若許教育事業，而實際上此等教育於青年學生發展未必有益而無

些宗教知識而起信仰（從來知識與信仰是兩件事）反有時引起厭棄之反感。即以某大學而論四年課程一百四十個單位裏，只有八個是宗教課程，試問這八個單位宗教教授能收多少信仰上的果效？有的學生因為宗教是必修科，他們只為單位而受課，宗教的真精神反倒被漠視了。若是我們付與學生真正宗教生活，能不能另開蹊徑？比這呆板式的課程傳授更有效果，更切實呢？我以為教師的人格，學校的團體的精神，教會的組織，與家庭的薰陶，都是强有力的因素；反之，宗教的精神也不在聖經講授之有無；況且強迫學生讀經頗足以惹起反動的輕蔑和唾棄，有時更將宗教宣傳的途徑堵塞了。

第二難題與「學校內不得傳怖宗教案」第一條相表裏，即各級學校內不得使學生誦經祈禱禮拜等事，反面就是舉行任何典禮儀式須照部章。按照共和國家，人民有信教自由權，宗教學校不應強迫非基督徒讀經，禮拜；既立案後，也不能強迫基督徒拜孔或拜其他死過的人類。這是

最公平且最合理的事。至於開學典禮向國旗致敬，和同誦誓詞，無論是否教徒，既是同隸五色國旗之下皆不成問題。若學生自由組織的宗教團體，如主日查經班，佈道團，青年會等，其意義與孔教會，馬克斯研究會，佛教青年會等。學校方面，國家方面皆不能與以干涉。因為共和國民有結社立說的自由。這個問題的解決，全放在「強迫」與「自由」兩個意義上。強迫學生遵守宗教的儀式是不可能，但掠奪學生結社的自由，也非合理。所以我們一方面當遵守我國頒行的學校典禮儀式，而他方面當保障學生絕對的自由。如此這兩個問題，不難輕輕地解決了。

可有自動的宗教底研究，那末，辦學的教職員，就不能正大光明表明他們宗教的態度嗎？第四辦宗教教育的人，從良心上信仰宗教教育是養成學生正確生活的一種最好的教育（這個信仰對否，另是一問題）設若學校立案，從教會學校造就的學生和其餘國立公立學校的學生在信仰上，行為上，一樣，毫無獨具服務的精神；那末，我們又何必來辦這學校呢？第五教育部使國內所有學校，全須立案，為要使全國學校程度編制全納入一個模子裏去，其間不免有些謬誤；國內私立各學校，於一定限度課程外，尚有教育上自由試驗的許可，然則教會學校於規定課程標準之外，就不可加入其他課程而作自由的試驗嗎？這些問題全是切己且實際的，我們不能不通盤合計一下。倘教會學校因立案，一切宗教的旨趣，在形式上，精神上，都被剝奪淨盡，則學校命脈根本動搖，辦宗教教育者則將逡巡不前，絕不肯輕於嘗試，冒然立案。而他方面，中國教育部倘主持非剷除宗教氣味，不准教會學校立案，非立案不准繼續辦理；兩下相持，誰也不肯讓步，這個問題永無解決之日了。

這問題一日不解決，宗教學校只好仍抱着『我仍舊這樣辦理，反正你不能用強力來解散』的老方針，中國政府因教會特有條約為護符，雖不能強迫停止其學務，但輿論的攻擊和社會上的仇視，也足以降低教會學生之地位，或致有更壞的惡果發生。按現在時勢，教會學校非立案不可，而立案若完全遵照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所通過議案，件件辦理，也是不可能的事。假若教育部視這些條件為官樣文章，表面上禁止宗教宣傳和宗教典禮，却暗地裏仍表示許可教會學校有誦經，祈禱，和禮拜等事，以期兩全其美；此等自欺欺人的舉動，非教會學校所屑為。我們要辦，就照所規定的辦，陽奉陰違，就不如不允許。所以我們希望中國教育當局，可斟酌情形，採擇這兩個議案，與全國基督教學校，開誠相見，不分畛域，不存成見，彼此磋商，另規定一種條例，既無傷於中國教育本義，也無違反宗教教育的初衷，彼此都能讓步，勿再固持以前的見解，這個糾紛，或可從容解釋了。

（八、我們認定外人在中國辦的學校是過渡時期的產物

中國在新政乍興的時候，在辦學務上的確得了些老宣傳士的指導。教會學校也居然在考舉時代講授些科學和外洋地理歷史等；對於許多貧苦子弟，也給了些所謂「宗教教育」。中國近二十年來，學校內部的改善和進行，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而教會學校因脫變不靈的原故，遂致瞠乎落後。近年來國立學校因政府經費支綃，屢有停學的舉動，因而基金較為穩固的教會學校，都呈人滿之患。（一方面也因學生的總量增加，所有學校都形擁擠）所以教會學校近年來的外形發達，並非全由教育完善的象徵。等到教會

學校立案後，一切辦法與公立學校等。中國教育全體發達後，那時就無須外人的越俎代謀。外人看開闊傳佈宗教途徑的工作完畢，或以爲中國無須外人在教育上的協助，即可將一切經濟，管理，及維持的責任，完全移交中國人自辦，使成爲純粹中國人的；如是則外人在中國教育任務完滿，只好回國去了，也無須中國政府限期收回自辦，凡中國信徒都當努力負這個責任。現在教會辦教育者應該順着這個目標走，庶可免去在中國社會上的誤解，更可鞏固國際友誼的親交。

華德教育說

牟 蘭 誠

*奮鬥而失敗，猶勝於終未試過奮鬥。

*信仰是戰勝這個世界的而創造一個新世界的條件

*今日許多基督徒在世界上之所以毫無影響並無感力者，皆因他們以爲一個無戰爭和無私利的世界是無可能的。他們正是真的無神派，而自稱爲無神派者倒未必是

輯 錄

七克廣義

(續第三期)

吳雷川

塞餐第五

原序云：餐如塞受以節塞之作塞餐。

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易經節卦）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易經未濟卦）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詩經大雅）

罹

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

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禮記樂記）

繙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

春秋本生

可盈厭。聚斂積寶。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春秋左傳文十八年）

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

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

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富貴者。其於聲色滋味多惑者

也。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適焉。適焉性惡得不傷。（呂氏

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呂氏春秋本生。

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詩經國風。

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輓。中大輓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呂氏春秋重已。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詩經大雅。

食能以時。身必無災。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謂之五味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呂氏春秋盡數。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文子。

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禮記月令。貪色爲淫。淫爲大罰。——晉秋左傳成二年。夫有尤物足有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春秋左傳昭二十八年。

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恢異物。——墨子。

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國語越語。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本生。

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坊淫第六。原序云。淫如水溢以貞坊之作坊淫。恒其德貞。婦人吉。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易經恒卦。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毀。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魯人曰。柳下惠則可。

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
。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
變其爲。可謂智乎。(孔子家語)

策怠第七

原序云怠如鶯疲以勤策之作策怠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易經乾卦)

君子以果行育德。(易經蒙卦)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易經大畜卦)

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易經益卦)

無怠無荒。(書經大禹謨)

吉人爲善。惟日不足。(書經泰誓)

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

一簋。(書經旅獒)

君子所其無逸。(書經無逸)

克勤無怠。(書經蔡仲之命)

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書經周官)

祗勤於德。夙夜不逮。(同上)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詩經小雅)
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詩經小雅)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詩經大雅)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詩經大雅)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無曰不顯。君子云觀。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詩經大雅)
敦善行而不怠。(禮記曲禮)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
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
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禮記學記)
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春秋左傳閔元年)。

。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禮記樂記)。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中庸)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中庸)

過則勿憚改。(論語)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論語)

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國語魯語)

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

惡心生。(國語魯語)

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

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老子)

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成

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老子)

木受繩則直。金就礮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

知明而行無過矣。(荀子勸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

。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蹠步。無以至千里。

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騁驥一躍。不能十步。駕馬十
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

可鏤。(荀子勸學)

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闊不市。士君子不爲貧

窮怠乎道。(荀子修身)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

怠者吉。怠勝敬則滅。(荀子議兵)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
流。精不流則氣鬱。(呂氏春秋盡數)

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

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呂氏春秋
秋博志)

齊人有好獵者。曠日持久而不得獸。入則媿其家室。出
則媿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
良狗。則家貧無以。於是還而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

則有以求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非

獨獵也。百事也盡然。(呂氏春秋貴當)

慈母之於弱子也。務致其福。則事除其禍。事除其禍。

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得事理。則必成功。必成功。則其行之也不疑。不疑之謂勇。聖人之於萬事也。盡如慈母之為弱子處也。故見必行之道則明。其從事亦不疑。不疑之謂勇。不疑生於慈。故曰慈故能勇。（韓非子）

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淮南子）

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邱而招。臂不加長。而見者遠。（說苑）

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爲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說苑）

民之初載。其謙未知。譬如寶存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

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中論）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爲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爲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中論）

管默念爲此七尺之軀。費却聖賢多少言語。於此而尚不能修其身。可謂自賤之甚矣。（薛瑄道論）

自治之要。寧過於剛。顏子克己之功。非至剛不能。（薛瑄道論）

爲學要時時提醒此心。勿令昏塞。（薛瑄道論）

夫學，譬之猶礪也。夫昆吾之金而銖父之鐵。使於越之工鑄之以爲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

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相去遠矣。（尸子）

聲色臭味之欲。不足則慕。足則易厭者。以其味易盡也。使人終身由之而不厭者。惟學乎。求之則有得。故覺其甘而不覺其苦。得之而不盡。故愈行而愈不見其可息。

莊子曰。寓諸無竟。是所以窮年也。此之謂歟。（叔

真子)

晉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本傳)

不學便老而衰。(程明道)

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以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和叔)

學者須是立志。今人所以悠悠者。只是把學問不會作一件事看。遇事則且胡亂恁地打過了。此只是志不立。(朱子)爲學須是痛切懲惻做工夫。使飢忘食渴忘飲始得。(朱子)

予)

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朱子)

今人做工夫不肯便下手。皆是要等待。如今日早間有事。午間無事。則午間便可下手。午間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卻須要待明日。今月尙有數日。必直待後月。今年尙有數月。不做工夫。必曰今年歲月無幾。直須來年。

如此何緣長進。朱子)

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朱子)

學者若有絲毫氣在。必須盡力。除非無了此氣。只口不會說話。方可休也。浮屠語曰。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朱子)

今語學問。正如煮物相似。須爇猛火先熗。方用微火慢熗。若一向只用微火。何由得熟。欲復自家元來之性。乃恁地悠悠。幾時會做得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守。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朱子)

聖人相傳。只是一個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

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朱子)

敬勝百邪。(朱子)

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朱子)

敬不是萬事休置之謂。只是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

(朱子)

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須是戰戰兢兢方可。若悠悠汎汎地過則又不可。(朱子)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做貴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做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朱子)

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先聖說克己復禮。尋表裏如一矣。(朱子)

常講說。於禮字每不快意。必訓作理字然後已。今乃知其精微縝密。非常情所及耳。(朱子)

已完

之自然剛健有力。(朱子)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朱子)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威儀儼恪。動

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

新書平議

最後背教的

(續第五卷第二期)

洪熒蓮

千八六八年九月，克利入聖斯反大學預科，千八六九年，入紐約普通神科學校，千八七二年，在該校畢業。當年神學教育，他覺得很不滿人意：

「神科學校之課程曰『斷學』Dogmatic Theology，曰『牧學』Pastoral Theology，曰『舊約解釋』Old Testament Exgesis 與希伯來文字之練習，曰『新約解釋』New Testament Exgesis 與新約希臘文字之練習，曰教會歷史，曰『禮拜儀式學』Liturgiology 當時此校與神科教育原意，違背至遠。校中教員，多是教會界中落魄人才，山窮水盡，然後受朋輩援助，棲身於神科學校，最後背教的

爲暫時躲避之計。歷史教授，不知歷史爲何物，歷史事實之不足推揚「高教會派」者，受他躊躇，等於無物。

他的教授法，很不誠實，他在班中演說，往往裝作淵博，引述古代邈遠典故，其實他的演講原稿，乃是字字句句的從摩斯埃蒙 Mosheim 的教會歷史教科書裏抄襲而來。此人善於辭令，每事好偏比。然而其後他儼然被舉爲主教。

牧學的教授，乃是牧師界中最失志的敗將。我們全年的課程，不過格勒斯利 Gresley 的傳道論一書。平常人要讀這一本書，要用三點鐘的工夫，就可以精通一切

○他問我：

『克利君，宣教師演文太長可否？』

『不可，教授』，余謹答，

『克利君，演文太短可否？』

『不可，教授，』

『克利君，演文如何則可？』

『不太長，亦不太短，纔好，教授。』

『克利君，你說的好。』

其時，我還不曉得波特 Porter 主教宣教演文長短之說。

波說，『至長不要過二十分鐘，就是二十分鐘以內，還是要體貼聽講者爲是』。

* * * * *

我的宿舍正在橋巴立 Seabury 教授書室的隔壁。當我在神科學校的末年，年終考試考，舊約解釋的前一晚，我

回到房子，在九點鐘左右。正要關門，在門鈕上，得一張紙，紙上寫着，『請克利先生到橋巴立博士書室。』我走到他的門前，叩門，他說『進來』。我就開門進去。

橋巴立博士正愁眉不展地，坐在椅上。他請我坐下，閑

談幾句以後，他便直問我說『克利君你曉得但以理八章，是明天問題之一麼？』我答說：『我曉得，』他說，『我正爲此事憂愁，這一班人如果得着這一個題目，恐怕都要去臉，還要丟我的臉。吓！這是我所不喜歡的。克利君，你曉得，選派問題與人本是與我無干；然而我想，你如果肯於今天晚上未睡覺以前將騷司與勞司 South and Louth 細看一遍，明天你如得着這一個題目，我想你一定對待得住。我道謝了，站起來，他也站起來，他看我，我看他，默然無語。我回到家我的房子裏，取出聖經，將但以理八章，讀之又讀，就是真有但以理廿人，恐怕他也不能比我讀的更熟。再到圖書館裏，取出騷司與勞司，細玩大角與小角之排到。雖騷司與勞司恐怕還沒有如我巧。天快要亮了，我繼跑到我的房子裏，脫下衣裳，穿上浴袍，跑到浴室，冷浴以後，跑到屋子裏，睡到早飯鐘聲，把我驚醒綻起，穿了衣服，下去食飯。心中頗覺得憂惶，但以理八章之題目，若不落我的手裏，人要瞧我不起。

。若落到我的手裏，恐怕我自己，要不起自己了。

屆時，我到課室裏，見五位監考者，一行坐在講臺上。我的教授在講臺下的右邊坐着。考官，是任從一位監考者，隨便從各題目中，取出一個，給監考的主席，再從主席，隨便指令一個學生，對答這個問題。

主席本是按着字母的次序，指令學生去對答問題。B

的字母剛完，他忽然得着一個題目，他看了一看，微微的一笑說，『讓我跳幾名罷。克籃斯當君，請你解釋但以理第八章。失意之中，我偷眼一看克籃斯當。

他面如死灰。忽然間。柏巴立教授，大嗽一陣，整費了一分鐘的時候。主席站起來，取一杯水，給柏巴立教授。我見柏屏，顫顫欲動。主席回到他的原處，說

，『吓！我叫的是誰？是不是，克利先生？是克利先生。克利先生，請你將但以理第八章，誦一遍，再為我們，解釋這一篇，極有趣味的文字。』我再看克籃斯當，他對我作惡笑。但是，這與我何害？我久待的機會已到了。我翻開舊約，朗讀但以理第八章，儼若

猶太的經的一樣。再解釋大角小角的意思，顛倒撓挪，指謫亂世。我課畢坐下，全班鼓掌歡贊。主席者，站起來說：『克利君：余代表監考諸君，對汝致賀，汝的希伯來文的讀法，與汝的此篇難題的妙解，實足令人起敬。又足表明令師高明，教授造材有方。』全班又鼓掌。

我向我的教授鞠躬致謝。他肅然同禮。我們兩個還是眼針相對，默然無語。

我對此事，天良之不安，數十年於茲矣。這算是我頭一次的自招。但是我總覺得我當時的行為，是可逭的罪。我何忍令我的同學，因這些考題受辱。我更何忍叫我所親愛的教授受辱。

克利在神科學校畢業後，領聖職禮。凡未受聖職之先，均須經主教面考。考試題目多從公稿文取出，候補者的答言，通常叫做「受聖職誓言」。二十四年以後克以「違背受聖職誓言」為教會所放棄，所以他對「受聖職誓言」這一樁事，不無深憾。

「我現時承認，我當時作這些誓言是痴，是有罪的事。我不僅違背道德，並且違背天然公理。我所誓的是我要專靠傳述的言語，不靠我自己的思想。其實我受職的二誓自相水火。第一誓說：我除在聖經裏已證明無誤的信條以外，都不教別的道理。第二誓說：我所教聖經的道理，却不要如我自己在聖經裏找出的，是要如教會裏相傳的。因為這些誓言的緣故，我就變和耶穌所切責的律士一般。從此以後我不能再以真理看待真理，我不過爲世傳教義作辯護而已。這是我的不可赦之罪。我之所以犯此罪，就是因我的心志尙未長成，我的德力尙未經練之故」。

克利受聖職之後，在紐約三一教堂區裏的聖保羅禮拜堂，始而當會吏，繼而攝理牧務，又繼而受派爲乙等副牧。三一教堂富冠全國。副牧薪金，年美金萬元。較紐約省長之俸金，爲加倍。乙等副牧的薪水，亦年四千元。克之距神學卒業，纔二十月，一躍而得聖公會裏肥缺之一。長此以往，不僅副牧之缺，久待可得，即三一總牧，而紐約主教

之缺，亦高升有望矣。然而克在聖保羅，不及七年，遽辭職去，受羅支斯得城 Rochester 之聖安得烈教堂之召，爲及聖保羅。教堂裏的經濟，教友的精神，風雨凋零，凡百爲難。克追溯其所以舍易就難之故，不外，（一）他在聖保羅有漸漸與副牧不能合作之況。（二）他應聖安得烈之召，未及細查內裏詳情，起先疏忽，後悔無及而已。

克利在聖安得烈共二十八年，他書中二十一章至二十六章，頗述他二十八年中之慘淡經營，把一個半死不活的教堂，變成了羅支斯得城最興旺的教堂之一。這六章中的文字，不僅細形克利理想中之宣教師與牧者，並且對近代教堂何以應社會之需要一問題，頗有澈底的發明，而其敘事論調之文筆，忽而激昂，忽而詼諧，亦饒有興趣。

克利自己對於宗教之經驗，我們若強爲之解剖，我們可以說，他入門是從宗教之美的一方面，以後漸漸趨於宗教之用的一方面，最後他覺得專事美的教會，是無用的，他便與教會脫離了。他起先，是爲教會的蒼古偉麗所吸引，迨

後漸漸趨於科學的講解，再後他覺得教會裏的教條之信仰，是不合於科學的，他便與教會脫離關係了。以下零零碎粹的節譯，就可以見他的宗教思想變遷之一斑：

「當我初入教會服務之事，我正在十九世紀初浪漫風氣影響之下，我所欽服者，盡當代之詩人歷史家及哲學家，聖經爲我日用之書，我正當作上帝的言語讀。我又研究聖公會名牧的著作，紐亞的經譲，歧布爾的詩歌，都是大能鼓舞我的良作。我當時的世界觀，全是由我自己的思想構造而成，我的世界完全是精神的，是倫理的世界；對於當時科學家正在提倡之說形與力之世界觀，我却一點都不理會。

然而達爾文之學說已如狂風掃地，我所崇信之神學已有根本的搖動，我也因此而漸夢醒，漸作科學之研究。○我去聽赫司黎 Huxley 講創世記丁鐸爾 Tyndall 講音。據我看，丁鐸爾的演講是講台上最好的模範，身格的大小，聲音的高下，舉動的從容，與任那一個人比較，都有過之無不及。赫司黎善於論戰然而激烈之氣

溢於言表，却是演說家之病，丁鐸爾的言論，則如科學一班地無情感。這幾個新學的健將我不僅去聽他們演講，我還常讀他們的文字。我讀丁著的光與聲，赫著的文論，達爾文的人之由來，阿該爾 Argyle 的天律之下——最有價值的著作——來伊爾 Lyell 的地質學，又其他各書，凡我所能找到手，與能補助我對於我所新發明之世界的知識者。我雖然不能戰一個科學家，我却成了一個愛科學者。我的算學的程度太低，對於天然律理之最深奧者我終是門外漢，但是各大科學家之思想我還可以跟隨得來，他們的論斷我也就採爲已有。不知不覺之中，天演進化之論，物力不滅之說等等，已翕合無痕於我的思想之中；所可奇者不過新舊的學校；與舊的信仰，倒沒有甚麼衝突。我還仍舊相信（或是我覺得，還信，）人之沉論，以恩得救，耶穌的降生，復活，升天的各信條。這也不算我一個人特別的事，全球上的基督徒四分之三，不僅當時，就是今日，都在這不可思議景況之中，堅執兩相矛盾之說

，而不知其不能兩全也」。

「宗教歷史中所常有的事就是宣教師之所以教別人的教理，並不是他自己所信的。當我正在多看有防礙於

教理的書籍之時，有一次，我真逢見這一點經驗。有

兩個浸禮會的教師，從南省搬到羅支斯得來住，爲歡迎他們兩個，一羣的教師，在一塊兒食飯，我也是其中的一個。此外還有一位在天主教裏位置很高的教牧，和各公會著名之牧師。我真嚇了一跳，除了南來的兩個教師以外這一班的教師和我們的東道主（某教會裏很有勢力的會友），沒有一個不把童女降生之說完全棄掉了；他們不僅是信，而且是從科學裏曉得，耶穌是約瑟的兒子。

再過片時，鐘聲丁當，招集晚禱，聖歌隊和各教師，從歌禱堂出來，魚貫而入禮拜堂。我也進去，跪着祈禱，站起來聽。這類的儀式，是完全沒有破綻的美術，雅歌之歌，詩文之誦，引人魂魄於無何有之鄉，口耳目舌的虔敬，比這個再好的，沒有了。經文讀完了，聖文誦完了，聖歌隊和各教師，回到更衣室，脫下

影響之下，早年的思想和早年所看的書，還管住我的興趣，我崇拜教會以教會爲中古文化之結晶，凡教會裏之神學，教職與禮拜，我都以爲是天國外形之表現。

「我散步參觀（克此時遊行到英國達爾威 *Darwall* 參觀主教教堂，）主教的宮室，牧師長的住宅，大牧官與小牧官的精舍，教主的樓閣。半天霹靂中，忽然間地，我的思想完全更變了。我脫離了中古文化之勢力有如撕下身上着火的衣衫。我自問『這樣的榮華驕奢，與上撒列耶穌的宗教，有何關係？』

再過片時，鐘聲丁當，招集晚禱，聖歌隊和各教師，從歌禱堂出來，魚貫而入禮拜堂。我也進去，跪着祈禱，站起來聽。這類的儀式，是完全沒有破綻的美術，雅歌之歌，詩文之誦，引人魂魄於無何有之鄉，口耳目舌的虔敬，比這個再好的，沒有了。經文讀完了，聖文誦完了，聖歌隊和各教師，回到更衣室，脫下

神聖的禮服，然後回家去喝茶；也許他們心中，覺得他們已經很盡心敬事上帝了。在我的一方面，我也自己莫明其妙，何以然我的觀點，完全變遷了。我不能再以教會的眼光來看這些的教堂，再不能以教會的心理，來聽這些的禱歌，想來想去，總不能離開經濟的問題。我此時之態度，與前此之思想，儼然是天淵之別。我本來是一個窮人，又終身有窮人之擔負，此時不能不問「誰出錢，來辦這些好看好聽的東西？」若說上帝付錢，上帝從那兒得這格錢？這些教堂，宮室樓閣住宅是許多勞動工人所蓋的？這些工人曾否得

二七至一八三四，七年中牧師長與牧師會每年之入款，共英金三萬六千九百三十七磅（約合中幣三十七萬元。當一八三六年主教死了的時候，此後的主教每年薪金，規定爲英金八千磅（約合中幣八萬元）此俸不可謂不厚。如此浩費，皆英國人民之擔負。「誰付錢？」從以上幾段看來，就可見得他的思想，和聖公會裏的思想離得很遠了。那嗎，始而衝突，繼出決裂，自是不能免的事。這一種的衝突決裂，也是由幾而漸，我們可以簡略地述一述。

當一八九八年的夏天，克利普息到加那大的一個暑期學校裏當一個神學教授。這一種學校裏的學生，並不是平常未卒業的神學生，乃是各神學校的教授，和富有經驗的教師地來敬事上帝，主教和高位的牧師，穿的是紫色細緻的竹希，食前方丈，僕婢侍奉不暇，廚房裏有廚子，馬房裏有馬夫。人要和主教說話，須稱呼他「我的主」。

看官，英國的主教是很不便宜而達爾威之主教，尤其貴者之一。達爾威之主教區，早以富名於全英。在一八

二七至一八三四，七年中牧師長與牧師會每年之入款，共英金三萬六千九百三十七磅（約合中幣三十七萬元。當一八三六年主教死了的時候，此後的主教每年薪金，規定爲英金八千磅（約合中幣八萬元）此俸不可謂不厚。如此浩費，皆英國人民之擔負。「誰付錢？」從以上幾段看來，就可見得他的思想，和聖公會裏的思想離得很遠了。那嗎，始而衝突，繼出決裂，自是不能免的事。這一種的衝突決裂，也是由幾而漸，我們可以簡略地述一述。

當一八九八年的夏天，克利普息到加那大的一個暑期學校裏當一個神學教授。這一種學校裏的學生，並不是平常未卒業的神學生，乃是各神學校的教授，和富有經驗的教師地來敬事上帝，主教和高位的牧師，穿的是紫色細緻的竹希，食前方丈，僕婢侍奉不暇，廚房裏有廚子，馬房裏有馬夫。人要和主教說話，須稱呼他「我的主」。

「我的學生，並不是通常學堂裏未成熟的生徒，乃是

有閱歷而佔教會裏重要位置的人，如昔蒙 Symond 牧長如葛拉克 Clark 教授等。我班門弄斧地對這些人解釋教會裏的信條。

我的講法，每到難題，就借用蒲脫勒主教 Bishop Butler 比喻類推的法來作救星。講三位一體信保時候，我就借用父，母，子，的老比喻。父是一，但是單獨的父，不會生子，父之一，必須與母之一，化而爲一。

然後二一中，之第三一，乃因之以生，此之謂永遠之三。我又借用三角形來比喻一中之三。解釋神恩一條的時候，我借用空氣與肺之比喻，神學家之說神恩者有先有神恩之說，有聖禮後神恩之說，有先與後之別。比如有空氣，然後人能呼吸之，又比如人必有肺，然後能呼吸空氣，化之於血；這就算我之先有神恩，與聖禮後神恩之比喻類推。

至於托身_全生之說，我用頭腦與思想之比喻；思想原是無形無色無聲無長短無厚薄。思想一定，要托生於頭腦，然後能作用於有色有聲之世界。

每天早上，當我在講台上講的時候，我看見葛拉克教授在他的坐位上輾轉地搖動，不能安於其坐。我越看

他，我漸漸生了一種恐怖之心。我講到托生時候，他不能再忍了，滿面通紅的怒氣，他站起來說：『列位，我不能再坐這裏，聽這一種神學的教授了。』

我自然發愣了一點，無論誰做教師，如果有這樣的學生站起來與他爲難，他自不能覺得舒服。在平常的學堂裏，教師自然要送這一種大膽無禮的學生，到黑室裏，還要教訓他一頓。但是我的學生也是威嚴的神學教授，年紀又比我大十歲。我急慌了，並且見得全班都對我冷笑。我輕輕的說『我很慚愧，但是我所說的那裏兒錯了？』

他怒氣沖沖地大肆咆哮來了：『那裏兒錯？那裏兒錯？都錯了！』

『葛教授，恕我無知，到底是 裏兒錯了？』

『都錯了！都錯了！你的解釋並不是根本於永不動搖的教會威權，乃是根本於你自己靠不住的理智。人常對我說，你是高教會派的人，是崇拜儀式的人，其實你並不屬高教會派，並不常奉儀式，你乃是理智派裏

的人。』

我聽得見全班偷笑之聲，我又羞又怒地，向他說：『恕我，教授，我們要輸進數條於人類腦海之中，却不許人用腦力來解釋這些信條麼？』

他說『先生，教會不能縱容你這一類的教訓！你是比立特士爾 Ritchie 更壞。』

到這個時候，全班儼然大笑起來。我却不能笑，我生

害怕了。我向來沒有聽見人說過甚麼立特士爾，這是甚麼畜生我真不懂得。沒法得，我自認愚蠢，又說『恕我，教授，甚麼是立特士爾？我從前沒有聽見過這個東西』。這一次全班的椅子大響起來，笑聲如雷了。『東西，東西，』葛教授大叫道，『你敢到這裏兒來教神學，還不曉得立特士爾是甚麼，還說是東西麼？』我實在大慚愧，教授，我早曉得我不應到這裏來教如你一班富有學識的人。我還要求你恕我，可憐我知識不够，明對我說，立特士爾到底是甚麼？』全班跳舞的發笑，葛怒不可遏恨恨地跑出去了。我當時立

刻就對全班辭職。但是他們不讓我走，又把我推到講椅上，並對我說，自有教授以來，我是最好玩的，我既是這樣的好玩兒，他們自然要保護不要丟失了。

克利與他的教會開隙大約是首端於他到羅支斯待城長老會第三教堂裏去宣教的一次。主教的明明阻止他，他却不聽。他也不肯專認聖公會為唯一不二的教會，他自不能成高教會派的宣教師了。

此後他又跑到加拿大去演講一篇各教應須聯合的題目，又將這一篇付刊發表，惹起好些名人的注意。嘿，主各教會都聯合起來的人，只能算是廣教會派中的人物，更不成高教會派中的人了。一步一步地，和他的本會失感，一步一步地，他和別會的感情加好起來。又到紐約對各宗教聯合會演講了一篇未經組織之宗教刀，內裏批評了各教會好些話，尤其是批評聖公會主教，不懂得人情就是宗教之根本。這一篇演講，雖然與他添了好些會外的新友，他却失了會裏舊友的友誼而波得 Porter 主教，儼然與他為仇。美國取了基利賓羣島之後，美國聖公會就預備在基利賓

設立一主教區，選舉了一位布倫特 Brent 為主教，克利起

來反對此事，自然又惹起聖公會裏邊，一班人的仇忌：

下：

一 羅馬帝國
二 耶穌對國家之態度
三 教會的基礎
四 耶穌的政法

西班牙開戰，全是由於美國政府對基利賓的政策。美國與之待基正與當初原意背道而馳。夫以為古巴爭自由之戰爭，而退化於侵伐基利賓土人而掠取其土地之戰爭

，我的怒氣若火，本欲盡焚這一班違背吾國民治原理之人。至於選舉我的一個朋友，去代表我的教會，在這個侵略政策中，助紂爲虐，我不能閉口無言矣。

當布倫特未受主教職禮之先，我寫了一封公開的信與他，先說美國政府侵服基利賓不對，再說聖公會不應加之以宗教之紛擾。此信惹起許多的人注意爭論。天主教的人，都歡迎我的話，新教的人都反對。於教會裏我個人前途再無望矣。聖公會，可以當我是已死，將要埋葬了。」

最末了的決裂，却在那一九零三至一九零五年間，他在他教堂所講的十二篇。總題是教會與國家之關係，分題如

骨刮肌自是痛不可堪。

「我的主教立刻地要我正式宣告悔改，或是在報紙上

這十二篇演講中，前九篇多半帶歷史性質，聽的人雖多，大家却不甚十分注意討論。最後三篇乃是對現代說話，切

申明，報紙登的不對。主教的要求，是踰越於他的權限之外，我若是依他，不啻我自己說我自己是瘋子。

我辭絕了他的要求，他私下裏招集全城的教師，在一塊討論此事。他們的意見，都不相同，此會也無甚結果。再過了些時，果然有一個教師，具呈告我宣傳異端。照教會的律法，主教派五個委員，審查報告此案

，應否實辦。以後這個委員會，請我去找他們討論此事。我謝辭了這個請帖，這一班委員親到我的家裏來找我。我的陪審者，司豈爾 Skeele 教師與我在一塊

、委員長摩司耳 mosher 問我說『克利普息，我們都曉得人對於聖經裏的文字多有不相同之見解，同是一篇的文字，甲解的是一樣，乙解的又是一樣。個人解釋自可不問，但是聖經是不是上帝的言語？』我答應說『我如果可以，其實我必須，用個人解釋，那自然我承認並宣傳聖經內有上帝的啓示。』他又說『再用個人解釋的原理於信條，你是不是承認聖經是教會的信條，包函得救之道的大意？』我對答『我們如

果可以，其實我們必須，依歷史來解釋聖經，我自承認和宣傳聖經裏邊說的是真正的道理。』

這些問答之後，各委員都以為我並沒有犯甚麼異端的罪。審究的事完了，我們又是朋友如舊，閑談別事了。做到後來，不免公審。公審在巴塔維亞 Batavia o

「當法庭重開之時，藉判事挪兒斯 North 之力，借用城中審判廳的地方。這是一座大樓，審判廳地方很大，可以容納好些要來聽審的人。當審判期內巴塔維亞城中來客極多，教會中之教師，與會友，自四方來者，絡繹不絕。他們都以為這是二十年內宗教史中一樁大事，這是與將來宗教之歷史有影響的。由波士頓來兩隊代表。高教會派的首領，是范亞蘭 Van Allen 博士，廣教會派的領袖，是烏斯特 Worcester 博士。這兩隊人對着面坐，兩不相容之心時形於面。我自己倒作壁上之觀，在這全套審判手續之中，我覺得我自己心中，非常鎮靜。……審判開始，先由布法羅城

著名律師，他的名字我可惜忘了，長老會的會友，很可敬愛的人，他按手在我頭上開口說『據我們所聽見的這一個被告人是極可愛，極似耶穌，但是這適足以重他的罪。他是教會的職員，在他職守之中，他反對教會重要道理，在講台上他攻擊信條。因爲他犯了這一個罪所以我們要這一個法庭，判他有罪，並定應如何處置他。』

這樣正式開審之後，法庭先定證據，證據中有我的宣教演辭，我的書，宗教與政治，有證人，我的副牧亞力山大 Alexander 君。此君說有一天晚上我對他說耶穌的父母都是中等人家後來教會不許人說他天然產生，把他擯棄於人格之外，是最不幸的事。我的正辯護柏琴斯 Perkins 與亞君以嚴格的互審，現出一樁事情來，就是亞曾對聖安得烈教堂執事會要求，如果我受審判有罪，聖安得烈正牧之職當以與他。

次日，是審判的重要日子。兩方的辯護作神學之戰爭。我的副辯護瑟怕德 Shepard 算是美國律師中領袖之

一。我的正辯護柏琴斯是代表羅支斯得城在下議院作議員，他不只是有名的律師而且是一個有名的著作家。在原告的方面有奧布賴恩 O'Brien 是布法羅律師之一，判事斯聽晶斯 Stiness 是從普洛不義 Providence 來的。律法辯護以外，雙方又有神學辯護。原告的方面有芝客哥神學校的荷爾 Hall 博士，被告的方面有波士頓以馬內利教堂的烏斯特 Worcester 博士和馬庫謨 MaComb 博士。

原告的辯護首先發言，他的意思，是官教師之解說信條，不可離乎教會原始的解釋，換言之，現時的官教師還要住在上古的三層的宇宙，天，地，與地獄。無論那一教師，都要依着聖公會在美第一次開會時所規定之道理。奧布賴恩富有口才善能自圓其說。他說完了，柏琴斯就替被告辯護。柏琴斯專說個人解釋原理之重要，不然強叫現代的人用第四世紀人的口吻表明他的宗教思想是做不到的事情。彼此辯駁之間大家有時間及證據的問題，此中有一次正可以表現通常

會友對教會道理與歷史之素欠研究。說到阿塔內細阿信經時，瑟帕德厲聲說道『這一個阿塔內細阿是誰？我們何必將我們的理智全交給他管？』各教師聽了這一句話都笑，奧布賴恩恭恭敬敬地對他說，所謂阿塔

內細阿信經者並不是阿塔內細阿著的，乃是中古一個無名的僧徒所作的。瑟君反過來又說『然則這一個無名的僧徒是誰？我們的信仰爲甚麼永久依着他定？』

* * * *

法庭討論這一案一個禮拜。他們的會雖是秘密的，他們的定案却漏露出來。報紙上差不多都猜得着。據他們所傳說的，法官五位，反對定我有罪者只是一人，這是阿爾比溫 Albion 的丹漢 Dunhamo 當我在紐約受洗禮時，丹君正在耶穌堂當副牧，他保我受洗，自然對我有袒護之恩。他說我雖不承認耶穌有神質 Unity，我却承認耶穌有神性 Divinity，神質可以說是父所有，神性可以說是父子與神所皆有者。據傳者所說，丹君所說的，却爲吉爾伯特君 Gilbert 所駁。

最後背教的

在五人中，丹君年最長，而吉君最少。吉君往窗外望，用手指道『克利普息所說基督之神性還不如那一根電線杆的神性。』多數的法官，與吉君表同意。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定案之後，被告又往上控，但其實無用，他終不免被教會革退免去聖職。他與主教簽行的信約五千字，真是一篇好文章，茲譯近末了的幾段，可以見他離教時，他自己

態度之二斑。

『我現在離開教會，凡教會服務中，最有益於我的東西，我還能帶着走，禁食，節宴，教會中之夜守與涕淚早已是我所有，無論教會的甚麼法庭，甚麼主教也奪不了去。在降臨節我還要夜守，在聖誕節我還要快樂，在四旬節我還要禁食，在受難日我還要哭，在復活節我還要歡喜，任教會的僕使把我閉在門外。正是因爲他們把我閉在天上會堂的門外，我更須躲避到天上的會堂，這會堂不是人工做的，乃是上帝與天使與聖徒所同住的地方。』

縱使我好樣已丟失了通常對於信條形式之見解，但不可因此，而說我已棄掉了耶穌基督的福音。其實離開了這些暫時未穩之信條見解，我乃更有力去做福音的工夫。全心全力全靈魂以愛上帝，愛我的隣人如愛自己一樣，不僅是比律法與先知為更要緊，而且是比各教會之信條為更要緊，此後我之信此，比從前為更得力。耶穌教人，五不可為：勿怒，勿淫，勿誓，勿禦惡，勿惡仇人，此等教訓乃狹而且直之路引人於永生之門。循此路而行，是我一生不變之道。

千萬不要想我不肯愛耶穌而為他一生在教會裏服務。

我們的教會，是英語人民之歷史的教會，我極願在教會裏服務，不過當局者不讓我而已。他們不肯恕我，定要把我驅逐出職，我強吞下這一種待遇，心中之苦唯我自知。我誠心虔事上帝，上帝必不至掉棄我。我信上帝還有事叫我做，這也許是他叫我去幹別事的方法。執事先生，我藉上帝的名，與你辭行，望你饒恕我的罪過，讓我去罷。」

以上我零零碎碎地半講半述這一本書的內容，東鱗西爪，舉一漏百，自己很不滿意。我還是希望，凡愛看英文者總是要去看原書為是。我想凡注意於教會近代何以漸失其在社會裏至高至大之勢力的問題，應當要看這一本書。至於神學學生，之注意於信條與近代思想之間問題，尤是更要讀此書。至於教會裏的宣教師，看此書，亦能得好些教堂之組織，教務之管理，慈善事業之佈置，講經之方法等等之實際的貢獻。大家注意，我介紹這一本書，不是因為這一本

書是盡善盡美，完全無訛。克利先生與美國聖公會失感之事，書中所述的事實緣過，還是一面之辭，是否針針可靠，或有可以討論之地。至於他責備現代教會的話，有時亦不免因情感之激刺而言之過當。這些地方，我無須指出討論。我介紹這一本書的意思，是因為克利先生是一位極可敬愛的基督徒，他的敬事上帝，愛惜教會之誠心，是無可疑議的，他既然是本着這愛道之心，誠誠懇懇地來說話，所說的話雖是逆耳，我們還是要聽，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詩

多麻斯的話

趙紫宸

(譯 James Stephens' what Tomas
an Buile said in a Pub.)

有毫光從他威嚴的額上發出來，
他嘆息道：

『那個星球總管弄不好，

從起初我就不滿意』。

池把池的手舉起來了……

我說呢，他舉起了可怕的手

向着這轉動的地球。

我便說：『且慢，

你不能打擊她，上帝；

我要攔擋你，

而且我已決意

再不離開我所站立的地方』。

他說：『好孩子，我怕把你累死』，
說着，便把左手放下了。

他顯出極不滿意的形狀。
他的長髮被風吹在世界背後，

渤海舟中

劉廷芳

墓地裡一聲汽笛，
歸舟的燈光，

一九二五，一，二十八。

紫色晚霞，

把沉醉的夕陽留住。

不讓他送行人，

出大連灣外。

含羞的新月，

已在小舟的頭上，

悄然候着。

他把船頭的黑影打破，

碎作活動的銀磚無數。

在水冷的海波身上，

築造一條光明之路。

愈遠愈寬，

直達到海風生處。

掠目飛過，

大雪滿天，

新月已不告歸去。

但她的使命已完，
因為尋路的行人，

已看見光明之路了。

「願今夜寒風，

所帶來的黑雲，

迷不了這條好徑。」

願海平線下的前途，

都是一般的光明。」

行路者倚欄，

輕輕地默語。

禱文

晚省

趙紫宸

紅霞散處，星月歸來，父呀，我們又聚集在你面前，

黑闇像空氣一樣，籠罩着我們，使怠惰的人有深省的機會，使勞碌的人有休息的權柄。父呀，懇求你將透入骨髓的靈劍，剖析指責，使我們知所醒察，深自懺悔。我們的言語，今日會否榮耀你？倘使我們隱存惡心，有很厲峭刻的言語，使人心痛，使人難受，父呀，我們要痛悔，求你饒恕我們。我們懦弱委縮，見善不勇爲，見義不力行，以致應當針砭的規勸，應當安慰的言語，藏諸心中，並不發出，父呀，我們要痛心懺悔，求你赦免我們。我們今日的思想行為，會否彰顯你的尊榮？貪戾的邪惡，隱伏在意識中否？淫穢的罪愆發現在想像中否？與人接物少慈惠否？守信行道，志誠篤否？慈悲的父呀，求你指引我們，免得我

們帶着罪孽，到昏沉的睡夢中去，破壞我們清潔的安息。

我們感謝你，天父，因為終日之間你的聖手扶持我們。今日的存心，惟你鑒察，惟我們自己知道；倘使我們抱着善意，按我們所知的行了，我們便無慚恧。他人知不知，父呀，我們不能完全曉得，也不要完全曉得。今日的行為有甚善果，惟你鑒察，惟他人知道；倘使有人因為我們的善意，心中激發，也要榮耀你，服事人，那末，父呀，但願尊歸於你的聖名。我們知不知，不是要緊的事情。但願上帝引導我們，使我們左手行的事，不使右手曉得。我們要榮耀你，不是要誇揚自己因為在你榮耀中，我們都與有光輝。懇求你指點我們，使我們清楚地曉得今日的缺點，在那裏，以致明日有機緣，我們可以不蹈前非。也使我們

明瞭今日的優點，以致我們可以自勵，相信用力進取，必有長進的希望。

今日所遇的人，無論是誰，父呀，我們爲了他們感謝你。我們一切的苦楚，莫不由人而來，祇有人有憎惡，有怨恨，有欺心。然而我們所見的美麗，所信的眞理，所獲的慈愛，也莫非由人而來。你在人裏面，你的神性於人最彰；因爲祇有人能宏道，能明德，能愛人。人是最可愛的。有人今日向我們說慈惠的溫語，拂動了我們的心絃，使我們增添了憂愁和喜樂，父呀，我們感謝你。今日有人將苦楚憂愁告訴我們，將重要的事情密密地封鎖在我們心庫裏，因此我們無意中加了道德的擔負，父呀，我們感謝你。有人今日將難作的事情交託我們，我們接受了，要忠信去做；因此我們擔負了別人的重輓，輔助了人，也抬舉了自己，父呀，我們感謝。有人今日走過我們的面前，使我們恢復了曾經遺忘的本然，使我們得了春風吹面，春光照眼的愉快，父呀，在這漠不相關的宇宙中，我們要深摯懇切地爲着這些不曾相識的同胞感謝你。今日有兒童的嫩手放在我們手裏，有婦女的愛存在我們心坎裏，有朋友的忠信，師傳的教訓，翻湧在我們生命裏擴大了，自我，解釋

了問題，實現了人生，慈悲的父呀，我們要獻上讚美的歌聲感謝你。

現在，父呀，夜霧深了。孤鏡照隻影，蓬梗逐秋風，求你保護旅宿的人們。長亭寄跡，古廟安身，求你可憐淒涼淪落的人們。檠爐猶煥，燈火將施，抱病的人呻吟輾轉，父呀，求你將安慰庇護他們。波濤侵落月，黑暗擁孤舟，江海長征，鄉關遠隔，父呀，求你使航海的人們思念你，依賴你。惡勢膨脹，乘夜侵人，鴟鴞出樹，獒犬守門，慈悲的神呀，求你堵塞惡人的道路，毀壞罪人的計畫。你的愛要做萬人的保障。

現在，父呀，禽鳥休巢，牛羊歸宿了。勞倦的同胞，回到家中，敘片刻的天倫樂事。在斗室裏，燈火熒熒，小兒女坐在慈父的膝上，睡在愛母懷裏，猶如我們此刻在上帝身邊一樣，慈悲的父呀，求你祝福他們。凡是忠貞戀愛的，都是出於你的心懷，你必要祝福他們。求你在人的睡眠之中，呵護庇佑我們。待到清晨，我們跟着旭日醒轉來，要歸尊榮於你的聖名。星隨雲滅，風在樹梢，上帝的愛彌綸大地。亞們。

讀者論壇

基督教與非基督教平議

屠哲隱

基督教的歷史很長。四千年前，古猶太人的教宗裏已有獨神教的胚胎，猶太民族始祖亞伯拉罕敬崇上帝。後有革命領袖摩西手訂十條誡尤注重他民族所崇拜的上帝。再後凡猶太民族的所謂士師，先知，君王都信仰這位無形可畏的上帝。

待耶穌降生後，他受了時代的反感，乃提倡「上帝是愛」的根本教義。

後有聖保羅將基督教傳入羅馬，得蔓延歐洲。及後有些耶穌教徒因信仰的關係，移居到美洲新大陸去。直到現在基督教的宣傳和事業，幾乎全球各地都有，成爲一種特殊的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頗可參閱。

一八零七年有蘇格蘭人瑪利遜首先來華傳教。以後西

基督教與非基督教平議

教士來者陸繹不絕，經過許多折磨。到今日已有教堂一萬六千三百十四所，西教師有六千六百三十六人，華教師二萬四千七百三十二人，教會男女學校三千七百六十六所，教徒七十六萬餘，內有學生四十三萬餘。此外若醫院約有三百餘，男女城市青年會四十餘。其他種種基督教機關亦不

能備載。

民國十一年春在北京開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一般非基督教徒以爲他們可以有同盟，我們也可以有非基督教同盟。各處響應的時有消長，大都以開會及發刊一者爲方法。

非基督教運動的產生未始無因，但亦不免有誤會的地方。我且把非基督教的理由，大要的提出來，調解一下：

一，基督教是爲帝國主義做侵略的先鋒。西教士到底不是他們本國政府派來的，乃是他們本國教徒派來的，不過他們受本國政府保護的，也請求我國政府保護的。我國華僑也同樣應該受外國政府保護的。

西教士大都以傳教爲傳教，沒有別的政治或經濟作用。他們有時也反對本國政府的侵略政策。所以我們不可將傳教與侵略混雜在一起講，好像這二者有密切的關係。

基督教若不傳到中國，中國因國勢不盛，亦遲早要被列強侵略。那日本野心國不藉傳教作先鋒，祇要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已足足侵略中國有餘，她在中國特殊的權利，實較任何國爲多。

二，基督教是袒護資本主義的。英美二國是工業發達的國家。若是基督教是資本主義的護符，則他們國內的工黨勞動界爲何不起來先反對基督教。實則基督教是首先提倡平民主義的。

英國著名文學家歷史大綱著者惠爾士稱耶穌爲古今世界六大偉人之首。美國第一流着作家克蘭說耶穌是世界第一個平民領袖。

近代思潮中的社會主義，何等不受過基督教義的影響。無論中國外國對於勞動界服務最多的機關，是否是基督教的？對於各種慈善事業是否是各種宗教機關辦的？

也覺悟自己的理曲，所以有退還庚子賠款和割地的履行。美國傳教師在高麗全境大約祇有二百，而日本政府時加干涉。日本所崇拜的是天皇，不是耶穌，更不是上帝。

若是基督教是帝國主義的助手，那沒日本何不極力提倡基

督教呢。原來宗教對於政治有一種消極的影響。袁世凱會說，中國革命成功的原因，一部分是基督教宣傳博愛，幸福，平等，自由，服務，犧牲等教義的結果。

的。英國安特生女士前來華調查中國勞動狀況，我們都贊成她的指教。她便是英國基督教女青年會的領袖。

三、基督教是迷信的，守舊的。人類本有宗教性。古時的宗教，雖含帶迷信，然迷信和守舊，對於道德亦很有補助。因為個人與社會的價值，端賴宗教以得保存。

幸而人類喜求信仰的真理和生活的實用。人類智識發達，宗教也逐漸進入真理和實用。耶穌說，『我是道路。我是生命，』又說，『真理能使人得自由。』

基督教比較起來，總算是最近真理和實用。泰西的著名科學家，有不少人信基督。他們也常說科學與宗教是不致衝突的，乃是互助的。數百年前科學宗教尚不分明，至於現今宗教因科學而改進了；科學或者也因宗教而達到牠的目的呢。若是我們拿了一本聖經，硬當牠是科學書看，實在弄錯了。聖經乃是一本宗教書。

有新思想的基督徒也極端相信科學（但反對殺人的科學）和進化論的。他們所講的不是什麼「新道理」，乃是「真道理」。

迷信的基督教徒固然也有。這是因為基督教徒中的智識程度不齊；智愚賢不肖相去太遠。但是基督教是平民的，不是貴族的，所以不分智識或資產階級，祇要大家同心禮拜上帝，同口讚美上帝，彼此相愛，互相扶助，就合耶穌的誠命了。

從前中國人民的迷信和守舊很盛。自從耶教傳來，已破除不少，維新不少。若說耶教也是迷信的，是以迷信易迷信。但是迷信的程度，豈不相差太遠了麼？以多神的教進到一神的教，以有形的神進到無形的神，以可畏的神進到可愛的神。這究竟是進步的，也可以說是進化的。人們大概總不願降格去求迷信的。

人類的智識無止境，所以信仰也無止境。雖然今は而昨非，但總是有信仰的，亦不得不有信仰的。若是沒有正確的信仰，亦當有假定的信仰。

基督教本身是進化的結晶，常求進步改良的。二十世紀的基督教更是日進無疆的，更是正大光明的。

四、基督教是不愛國的。由放大的眼光而論，基督教

確是不提倡偏執狹義的愛國主義。乃是提倡世界主義的。那易引起戰爭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是不宣傳的。基督的使命是以「上帝爲天父，世人爲同胞」，愛及人類，服務弱小的。所以基督教是社會的福音，不含政治的臭味。

但我們不可驟然下一句斷語說，基督教是不愛國的。

須知基督教徒亦是廣義愛國的。何嘗不贊成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各種所失的主權土地，因爲這是適合國際友誼，種族平等的理想。基督教學校學生的愛國運動，與基督教機關的社會事業實在不比非基督徒爲少。什麼衛生會，拒毒會，紅十字會，賑濟會，和平會，贖路會，等等，都有基督教徒熱心主持其間的。

現代世界的紛爭擾亂正是因爲各愛己國，不愛他國，不實行基督教大公無私，一視同仁的道理所致。歐美的所謂基督教國家，因爲不實行基督的「愛鄰如己」，畢竟感到了歐戰的痛苦。

五，基督教的傳布是文化的侵略，老實說，中國正是缺乏教育。四萬萬同胞中倒有三萬萬二千萬是不受過教育的。基督教來華，不單是說教，同時也要行教。所以本其仁愛爲懷的宗旨，開設了各種男女大小學校。中國新教育

的學校制是西教士所首倡的。中國的女學是西教士所首創的。國內教育的大學，已共有十六個，成績的優劣，自有公論。基督教教育的宗旨確是培養宗教道德，造就完全人格的。各種設施，亦頗認真。間或有差謬的地方，亦未始不可以改革從善的。

現在盛行於中國的新文化——精神的，物質的——多是西教士首先帶來的。至今我們國內的教育機關及講學社仍就禮聘他國的著名學者，來華講學。我們都熱烈的歡迎他們

若是教會學校學生因爲讀了洋文，穿了洋裝，就成了洋奴。恐怕沒有這樣容易。若然，則中國洋奴太多了，上海更多，留學生尤其是高等洋奴了。那住洋房的人，用洋貨的人，我看都是洋奴了。

若是硬說教會學校是不注重國粹的，我也以爲不然。

西人何嘗不贊成中國的優美禮教和學術。我自己是親在教會大學讀過書的，覺得教會學校實在是中西學並重的，可惜有些學兄，熟中了西洋學術，不免把漢文疎忽了，甚至文非蟹行不讀，報非「大陸報」不看。但這不是學校不好的。基督教來華，不單是說教，同時也要行教。所以本其仁愛爲懷的宗旨，開設了各種男女大小學校。中國新教育

不憚漢文的西人，自然也不便插嘴了。顧此失彼，積重難返，其中亦有可以曲諒的。

若是硬說教會學校是賺錢的，未免太冤枉了。你不妨先去調查他們經濟狀況的真相，到底是賠補的，還是賺錢的。

要之，基督教文化不是侵略我們的，是我們自己努力去採取來的。我們要把牠調和在中國固有的文化裏，以便應用於近代的時勢中。況且文化的灌輸是求之不得的。

我們何嘗不喜歡收回教育權，但是，收回的手續不容易，收回後怎麼樣，倒又頗費考慮的。教會裏的華人，也何嘗不提倡收回教育權，要謀教會自立自養，脫離西差會和西教師的關係。但是實力尚未完全養成吓。

本心而論，我們要救國，是應當的。不過首先要培養民德民力，實地去做。若是空口喊喨，搖旗示威，恐亦事勞功少，無濟於事的。

我不敢說基督教是完全對的，牠在過去的歷史中亦曾釀過不少的罪惡。但仔細研究却是「人的問題」。不是宗教本身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宗教曾經阻礙社會的進步，破壞人類的幸福，於是我們「因噎廢食」的來廢止宗教。

若然，人類是萬惡的鼻祖，我們不妨先廢止人類為妙。

幸而宗教改良家能極力謀耶教的改進，所以畢竟成了世界的大好宗教。有的基督教徒或教牧師的人格，學識和才幹，不免有可指摘的地方。但就大體而論，凡是真心信教的總不失為良民。

若是我們一味的慢罵基督教或貶吹排外，那纔是合理的麼？若是基督教徒要想借外國領事的力來壓制非基督教運動，那纔算是基督徒麼？更是我所不贊成的。

最後我有一個忠告：

一，對於基督教徒 當速起振刷精神，改良自身的種種劣點！謬誤的信仰，無謂的儀式，紛亂的組織，腐敗的人格，等等。

二，對於非基督教人士 請把這番精力光陰移到他種建設的事業上——提倡中國統一和平，化兵為工農，籌款贖路，收回國權，振興教育實業，等等。

以上所說，我自覺太略，不能歷閱者的目。雖然還有許多未盡的話，但因限於篇幅，不能多寫了。若是閱者以為我是強詞奪理，字句不通，那總要請原諒指正。

生命月刊特別廣告

■本刊自五卷出版後，銷路驟增；各期冊數雖加印極多，而愛讀諸君訂報之函，及今，仍紛至沓來。本月四四期以前各報，早之零存，苦無以應！刻自各代銷處收回前四期生命約十數份；凡欲補訂或零補者，請即日惠函不知，以便寄奉。

■本刊現復集「第二卷全年」及「第四卷全年」共十餘部，洋裝合訂成冊；異常美觀！封面名人題字，尤為玲瓏有致。各處收藏家及愛讀本刊者，務希早為訂購。（每部實價一元五角（郵費在內）。

■本刊第四卷「五、十」兩期，合刊一厚冊，共十萬餘字，材料極為豐富。並附前四卷各類總目，尤

為特色。欲詳知「生命」歷年所有之文字者，不可不看。（每冊連郵二角。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一附四卷九十兩期合刊要旨：中國基督徒愛國問題的平議。中國基督教文字事業問題。傳道士的人才和薪俸問題。宗教革命論。新世紀前十一章的研究……

■本刊第二卷第七期「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特號」，係中西文合刊者，洋裝一厚冊；論文三十餘篇，其不下二十餘萬字。關於非基督教之文字亦不少；並有胡適之，周作人，張東蓀，高一涵，陳獨秀等諸君之短文若干篇，尤為難得。原價大洋五角，現特減價每冊連郵郵收洋三角，郵票代現，不折不扣。餘存無多，欲購從速。

■本刊擬將前四卷零存各報，分類編訂成冊，單本發行，即名「生命彙刊」一俟目錄編就，即可發表；先此預告。